

隱刑

堯公著

姚雪庵題



鬼公著

社會言情
長篇小說

隱刑

天津
天津出版社印行

隱

刑

下冊

〇〇〇
冕公著

鄧瑜自己想來想去，覺得頭腦有些痛。她走近鏡台，伸起手來摸額頭。自己看見了那圓秀的手指裝得那麼細潔，輕紅的指甲，修得那麼光潤。自己費去如許金錢，如許心思，弄得周身無一處不是和指甲一樣的精美。落了男子的愛情，對於自己還是一個不可捉摸的收獲。那麼世界上，那一件事不是勉強湊合的呢？她不覺又是一陣傷心，看見鏡子裏的人落下幾滴清淚來！

次日一早，樹生果然來了。鄧瑜滿腔煩惱經過一宵，此時又已化成滿懷的希望。歡喜七的先出來，叫樹生等候。自己跑進去刻意修飾一番。取出衣店裏新送來的銀灰色軟綢衣服。配上極艷的雜色零件兒。兩兩相映，淡的越淡，濃的越濃。又選了半天鞋子，纔挑好一雙。時候已是不早。便匆七的走出來。和樹生進了一些早點。二人一齊出來。阿黃早站在車門旁伺候。一下車子穩七駛去。鄧瑜坐在車內和樹生笑語生春，不覺已

隱

刑

一

到西山之麓。一直到西山飯店停下。兩人進去休息了一晌。

樹生道，「我們怎麼玩呢？還是先上秘廡崖去玩呢，還是叫個小驢兒，走走八大處？」

鄧瑜道，「我們來看紅葉是主。不過叫個小驢兒駝我們走走也好。從這兒到靈光寺去，再從靈光寺順便走走到香界寺，再去寶珠洞。一路上看得見山凹兒裏全是紅葉。在寶珠洞登高望遠更有趣些。」

樹生笑道，「咦？你這樣說得頭頭是道。你是看過紅葉的呀。」

鄧瑜道，「這路徑我知道一點。不過來的時候，可巧都沒碰着秋天。那時候山凹裏的樹全是一片綠葉子。」

樹生道，「我們索性先吃飯罷。」

鄧瑜當然同意。兩人便吃了飯。鄧瑜又修飾好了，纔叫了兩個小驢。鄧瑜怕驢子坐墊礙礙髒了衣服，特加上件薄呢單外套。打扮得像洋娃子似的，一笑嫣然，和樹生前後

行去。兩個趕驢兒的鄉下小孩跟在後面跑。一忽兒經過幻住園門口。

樹生道，「我們下來瞧瞧罷。」

鄧瑜道，「這是葉譽虎的房子，有甚麼希奇要去看呢？」

樹生道，「我聽說他有一個姨太太的墳在這兒，想去看看。」

鄧瑜道，「那我倒不曉得了。」

說着下了驢兒，和樹生一同進去。只見樹影滿地，靜無人聲，那園子竟是一個空空的。兩人徘徊了一忽兒，看不見墳在那兒。忽見對面來了一個鄉下老婆子，似乎是個看守空房子的。

樹生問道，「借光！葉總長家裏有個墳在那裏？」

那老婆子操着土音將手向右邊指道，「有兩三個墳呢。」

二人莫名其妙的走過去一看。在花樹叢中果然尋出一個香塚來。前面一座洋式的碑，中間嵌了一方平石，是小葉自作自寫的墓志。

樹生讀了一遍，對鄧瑜道，「這篇小文兒作得真不壞，很有法度，很大方，而且辭意哀惻，非常的感動人呢。」

鄧瑜道，「得了，你一個洋學生，幹嗎老是這麼酸氣呀？你別看這碑上說得這麼好。其實，若是這位現在沒有死，你問問她，準不和老爺嘔氣嗎？死後說得千般的好，只不過表示自己怎麼怎樣多情就完了。老實說。爲己的地方比爲人的地方多出也不知道多少。」

樹生笑道，「你這話太利害，也太武斷了。」

鄧瑜將小嘴兒一撇道，「哼！你們男子漢都是這樣兒的臭料！」

樹生沒得說的，也笑起來了。便要走過去看另一個墳。

鄧瑜道，「不要看罷。你讀碑的時候，我早看了，是他們家裏一個老太太的墳。」

樹生指那個遠一些的墳道，「那個呢？」

鄧瑜道，「我不知道。」兩人又繞過去一看。

樹生道，「哦，這是羅癭公的墳。」

鄧瑜道，「誰是羅癭公呀？」

樹生道，「他是一個詩人，又是極力誇獎程豔秋。」

鄧瑜此時不覺有些不耐了，便笑着催樹生道，「帶駕別再膩了，好麼？」

樹生便隨她一同走出園門。回頭看着蕭蕭秋色中，土邱三兩，不覺起了一些憑弔美人名士的微哀。

鄧瑜很神氣的走着。樹生扶了她的手臂，已到證果寺。轉到後面秘魔崖來。這秘魔崖是山上伸出來的一塊極大的頑石。因為伸得長，那石頂懸在空中，成了一個懸崖。崖下有翁松禪寶竹坡等名流的題壁。近人如同陳毀庵太傅，林畏廬先生，還有許多長長短短的名士，俱有題詠。寫得牆上都滿了，樹生指點給鄧瑜看。鄧瑜都不感甚麼大興趣，却指着崖下的一堵石灰牆道，

「你看這牆修了算幹甚麼的呢？」

樹生也不覺笑將起來道，「修這牆的人的確是個笨蛋。若說要頂住石頭，這麼大的懸崖要壓下來，憑這樣的十座牆也頂不住。若說是好看，有了這牆，簡直把這懸崖的奇處毀了。」

鄧瑜忽然拍手笑道，「怎麼是笨蛋？我看他很聰明的。特意修起這座光光的牆來，好讓你們這班大詩家題詩啊！不管是好詩壞詩，題完了自己瞧着總是得意的。不免就要多賞個茶錢。這項收入不很可觀麼？」

樹生也笑道，「小姐，够了！我也不是詩人呀。」

說着兩人轉身看崖前一帶，俱是低窪的山礪。對面山石磷峴，俱是麻黑色的。由山向下，草木蔓生。有的枯了，有的轉了紫色，有許多還是半黃半綠的。時有風來，吹得有些兒瑟瑟之聲。天上一片晴空，更是颯爽。礪裏還有些水聲，襯着越發清幽。

鄧瑜道，「怎麼我來幾次都沒有水呢？」

這時有個廟裏的火工小厮，跟着進來伺候茶水的，站在一旁插言道，「山上昨夜裏

下了很大的雨，所以今天有水流下來。要不然，山上都是乾的不易見水。」

樹生點點頭道，「怪不得這些樹葉子這麼漂亮呢……」因指給鄧瑜道，「你看這些葉子，又亮又潤的，真是好涼快的地方，你昨天要來了，恐怕風景一定沒有這麼好。」

說說談談，給了一點小費又走出來上了小驢。

鄧瑜道，「你八大處都要走到麼？」

樹生道，「沒意思。還是照你原定的計畫罷。」

於是兩個人並轡到靈光寺來。靈光寺的特色，就在寺裏頭有石洞。那石洞窈深曲折，裏面有清潔的泉水，悠悠的流了下來，紆迴低咽，可以飲之清心。而且院落空曠，使人意遠。二人遊了半忽兒。樹生還掬了一些泉水嗽嗽口。指了對面端方寫的歸來庵一塊匾笑道，

「你看端陶齋這題識的話。他硬要和陶靖節認本家！」

鄧瑜笑道，「管他呢！你儘跟我說古董。你問我電影飛來伯是瑪麗璧克馥的甚麼人，我倒回答得上來。你和我說甚麼齋的，我知道他是誰呀？」

樹生道，「不錯不錯，我們快上山去看紅葉罷。一路上隱々約約的看了惹眼得很，索興去看個痛快。」

鄧瑜欣然並出，沿山上去。一路上，中西男女的人，已是很有一些。二人鼓興到高山上去向下一望，那一片丹林在山間裏燦爛交輝照映生輝。也不知是鋪了一大塊繡茵，也不是知老天誤開了一天的花林。不，那纔不是花林呢，花兒的顏色，如同桃杏之類，在開花的時候，十里朝霞渲染得十分鮮豔。那正如十五六歲的少女之容華。的確是春天的景色。其特點是一個嬌字可以形容的。這紅葉不是如此。這是秋天的景色，惟有秋天纔有那種的意味。那意味是在蕭寥高朗的秋空中，黯緩了又紅，又紫，又黃，又有些兒綠的一大片樹葉子，分明顯出了一種特殊的老健酣恣的氣象。如同俠士中年，經過了多少人世的滄桑，在旅途中逢了平生恩舊，幾大杯熱酒下了咽喉，快笑雄譚，激起胸中豪

氣，露出臉上的酡顏，別是一般沈鬱奇橫的神態。若一定要陰柔些的譬方，那也可以說是這西山的紅葉正好像年近三十的佳人。濃麗的容顏，轉加溫粹，雖久浮沈於濁世之中，而冰姿清冷，愈有出塵之致。這就決不是一個嬌字所能描畫的了。所以這紅葉在秋山中特別的顯出一種斑斕的古豔。隨山高低，有些地方稍淡一些，有些地方稍濃一些，陽光照射，反映谷中，好像閃閃發亮，眩人的眼睛。天上日雲冉冉。隨風吹拂。在極閑的境界中，彷彿有熱鬧的意味。

鄧瑜看了半天，心中也不知起了甚麼悵惘的情緒。這時樹生站在後面一些，用一支手臂輕輕的扶了她。她也便借勢半靠在樹生的臂上。一面暗暗想到此時是對樹生表示態度的時候了。但是突如其來的同人家表示愛情，怎麼好說呢？心下只管沈吟了一肚子的文章，却抓不出個題目來。

恰好樹生說道，「昔日御溝題葉的故事，你曉得嗎？」

鄧瑜道，「說起來也好笑。前回王四小姐出閣。我看見許多對子上有詩題紅葉的字

樣。回去問我父親纔曉得的。你若早一些考我，我就答不出來了。」

樹生笑道，「你看這徧山紅葉。來的人也不少，只可惜沒有御溝的水罷了。」

鄧瑜心下靈機一動，便也笑道「不用說是題紅葉了。若是知心的人，不用寫一個字，不用說一句話，他自會來的。若不相知，就是把這一山的葉子都裏裏外外的寫完了，也不中用的。」

樹生聽了如何不明白鄧瑜言外之意？但是樹生此時心中却又是一樣意思。他以為從前是利在和鄧瑜親近，此刻却利在和鄧瑜淡遠。一層，他明知鄧瑜已經傾心於他，越遠，鄧瑜越近。完全作成鄧瑜求他的形勢，可以避免巴結闊小姐的痕迹。二層，是劉少樸此時與鄧瑜尙未完全斷絕，終屬未定之局。無論如何，還有保持退步之必要。所以對於鄧瑜此言，只嘻忸的默笑道，

「啊呀，那可寫不完！」

鄧瑜性子本來急促，看見樹生還不明白她的心思，便索性說道，

「你說沒有御溝。你要知道，那是因為宮裏太深，人又離得遠，所以借御溝的水將紅葉流出去……」

說到此時不覺頓了一頓，微微向樹生笑了笑，隨即將眼光凝視着地上，接着輕匕的道，

「現在這些遊山的人，面對面的在一齊。那又何必必要御溝的麻煩呢？……」
不過儘管在眼面前，却或者反不能說話。倒不如彼此遠隔，將心事寫在葉上，投到水裏好了！」

樹生聽見她竟如此刻露的說出來。真是恨不得立刻就抱過她來，立刻就向她求婚。但是仍舊極力鎮壓自己的情感，好來加緊鄧瑜的心弦。

便微七笑道，「密司鄧，聽你的話，就好像讀戈爾德司密斯，或是華盛頓歐文的書一樣，輕妙得很。我真佩服你。可惜密司特別怎麼……」

鄧瑜看他跌頭跌腦的，臉上誠懇之容可掬，心中又可恨又可笑，暗匕罵這個笨蛋。

不由將眼神瞟了樹生一下，微吐嘆口氣道，

「唉，我站累了！走罷。」

樹生忙道，「那我們回去罷。」

鄧瑜微噴道，「我只說站累了，也不曾說走累了。我正要走走散心思呢！」

樹生笑道，「是的，是的。」

鄧瑜道，「我們不要到香界寺罷。一直奮勇上寶珠洞頂上看看遠景好麼？」

樹生道「，香界寺一層高一層，非常難上，寺內無非幾顆大樹。不去最好了。」

鄧瑜不覺斜睇樹生，微笑道，「怎麼你這些地方心眼兒又靈敏呢？」

樹生只裝憨，忙着招呼鄧瑜小心跌倒，彷彿沒注意她說的話一般。

一路逶迤，那小驢兒也得得上來了。兩人下驢。樹生恐怕鄧瑜熱了，叫將那件外奎脫下來，替她拿了。一面扶着她慢慢進去。這寶珠洞也是一個石頭洞。因為這石洞當日成形，係夾了許多小卵形石子，如同鐘乳一般。所以象形取個漂亮名兒，叫作寶珠洞。

洞裏供有菩薩。有的人說是一個和尚坐化的肉身。二人進去，樹生在前，趕忙退出道，「不要去了。氣味怪不好的！」

鄧瑜便止住了步。兩人重複出來在山上送目遙觀，天宇茫七，一切山頭都在脚下，即是香界寺的高屋，也爲之俯首。那紅葉兒遠遠看去却另換了一樣妍麗，參錯在夕照蒼烟裏面，融成了渾和的色界，樹生此時居高臨下手挽了鄧瑜，橫視四方，大有昔日愷撒擁了埃及女王的神氣。得意的垂下眼光去，看見鄧瑜一雙小皮鞋上已經積了一層薄土。便輕輕撫着她的手臂道，

「你今天腳太苦了。穿高跟鞋爬山是人間痛苦之一。來，靠近我些，我扶着你呀！」

鄧瑜媚笑道，「唔，我的腳一些也不痛。你不信我還要走倒獅子窩去呢！」

樹生也笑着道「算了罷，你再走遠點兒好不好？還不如說上潭柘寺呢！」

鄧瑜強辯道，「你就這樣看不起人麼？」

樹生笑道，「好，好，好，小姐本事大！不過我的腳沒有勁了，行麼？」

鄧瑜看見樹生假作輸了，十分夠面子。便得意的笑道，「你，那麼，就可憐你，帶你回去罷。」

兩人從驢背殘陽中逶迤穿過山徑，一直回西山飯店。開了錢，兩個小孩歡天喜地的牽着驢兒去了。這邊樹生挽了鄧瑜密語不歇，不覺已走進廳子，忽聽背後一聲冷笑道，「二位高興得很啊！」

兩人詫異的回過頭來一看，那冷笑的人却是劉少樸。樹生一見少樸，很安詳的將帽子舉了一舉。惟有鄧瑜一見他，心中立時怒火千丈，氣得臉上轉了顏色，戰着聲音和樹生道，

「是那裏的狗叫？別理他，我們走！」

這時劉少樸又羞，又氣，又吃醋，便也大聲道，「你講理不講理？」

樹生看見廳子上的茶房都注目。深恐鬧出笑話。便含笑道歉，「二位不必生氣。都請

到房間裏來慢七談。好麼？」

說着便快快將鄧瑜推到房裏。鄧瑜叫關門，不許少樸進來。

樹生道，「你無論如何總要和他說幾句話，要不然，我就走了。」

鄧瑜無法，只好讓樹生將少樸邀進來。鄧瑜早是珠淚雙流。少樸也是紫漲了臉。

鄧瑜道，「今天是在看樹生的面子，許你在這裏站一忽兒。你有話快說。我和我的友誼自昨日起已經斷絕了。」

少樸冷笑道，「絕交就絕交。不過我要將事情真象說明。讓你知道我的心。」

鄧瑜大笑道，「心？別說罷了這個好字罷！罵人是誰？撒謊是誰？行爲簡直是騙子，還有臉說心！」

少樸忍着氣說道，「我昨天到你家裏幾次，你知道麼？今天趕到此地的難受，你知道麼？我就是說明真象。」

鄧瑜決然道，「我不要你說！」

少樸道，「要是昨天說明就好了。可恨你家當差的人……」

鄧瑜氣得離椅站起，將手指着少樸道，「我告訴你，你不配說我的當差！他們沒有吃你的飯。你拿甚麼臉罵他們？」

劉少樸此時簡直再也不能忍了，將皮鞋使勁向地上一踏，狠七的嘆了一口冤氣。

鄧瑜大聲道，「你受過文明教育沒有？你在一個女子面前這樣無禮。對不起我要打你耳光子了。你出去！」

可憐劉少樸氣得已經不會說話。看見鄧瑜神氣絕無轉回的餘地，樹生却偏七在一旁很閑逸的玩手杖，便迅速的拿起帽子，開了門，回過頭來悲愴的說道，

「二位，再見了！」

樹生站了起來，想和他握手。但是少樸頭也不回的大踏步走了出去。樹生緊緊跟出了大門，少樸依舊不理，跳上車子將呢帽蓋了臉。樹生看着，嗚七響起，車身已動，纔轉了回來。

鄧瑜氣還未消，臉上猶有淚痕。樹生輕匕將手帕替她擦乾。低聲道，「你還氣麼？」

鄧瑜直不言語。樹生將鄧瑜纖手握過，將手掌附上她手背上緩緩的搓着，靜默了一晌。

鄧瑜開口道「我今天的態度你看出來了麼？樹生，你明白我了麼？」

樹生此時看見大敵已除，鄧瑜又是如此的柔聲示意。登時腦子裏晃起千萬道的金光，閃爍了無數的幸福種子。便也未能免俗，打疊出無盡的情懷，向鄧瑜作那老套的求婚。鄧瑜含羞的將樹生挽了。兩個人沈醉了一晌，便要趕回城裏吃飯。手牽手，上了車。從車後的玻璃裏，看得見兩個頭並在一齊。那和劉少樸用帽子遮臉的情景，自然有天淵之別。

幾日之後，樹生忙得要發昏，又是請胡孟容作媒，又是叫科裏同事辦禮物，又是寫家信請叔太爺到京裏來，又要開單子預備請客。好容易才將訂婚手續辦完，隨即接辦結

婚大典。原有房子太小，不足以處財神的小姐。却由岳老太爺撥了一所自己的公館給樹生。也算是新娘子奩贈之一。樹生又叫工匠特意修飾改造一番。裏面舖陳俱從西化。到得結婚那天，地點是用金魚胡同那家花園。

只因鄧靜齋財勢兩方俱在極盛之時，唐樹生又是胡孟容的紅員，一面能拉攏局面，遇到這種喜事，那趨炎附勢錦上添花的盛況也無需細寫，而唐樹生的得意也更用不着表明。

樹生的阿叔，見樹生喜事已辦，自己主婚人的責任也已終了，心裏念着家裏，住了幾天，便決定回去。樹生送了阿叔上火車之後，和新夫人鄧瑜坐在汽車裏，不覺想起春水鎮的風景和影事來。一個人心中似乎有些兒悽楚，靜七的靠着車茵一語不發。

鄧瑜笑道，「你想甚麼呢？怎麼不和我說話了？」

樹生也覺得自己是太沈默了，恐怕招出鄧瑜的不快來。便也趕忙微笑着將鄧瑜的手握起，深深的吻了幾下，低聲道，

「我倦得很……我想；昨兒夜裏呢！」

鄧瑜偏過臉去，低聲道，「你總是愛瞎說！幸虧你把阿黃換了。要不然連車夫都會編排我。」

樹生又吻了一吻，低聲附耳道，「你放心罷。這個車夫還不和阿黃一樣？覺得不便的時候，開了就完了。」

鄧瑜假裝害羞，依舊偏過臉。樹生心中也是放不下，樂得趁鄧瑜不注意，好去追憶春水鎮的孽緣，痴了一晌，已到家門。樹生攙了鄧瑜進來。陪了一忽兒，更上衙門裏去。

等得回來，却見鄧瑜回娘家去了。留話叫樹生也去一同吃晚飯。樹生獨自坐下，對着簇新的居室，默乚吸煙。自覺得自己這一向，一步一步的已經走進富麗的境界，勝利的時機了。也可志得意滿了。但是何以還不滿意呢？這大概如同吃糖一樣罷，越吃越嫌不甜，那麼就越發多吃。吃的結果，口裏回味却是酸的。所以此刻在蜜月中便覺不快了。

麼？人的心性，原是如此，走到極端，就得往回倒退。樹生近來太舒服了，口裏也應該發頭兒酸了。酸的時候，自然想找苦的來解解口味。

他又想起春水鎮來：那舊宅旁的小河，那清潔的河水，那雪白的腿在水裏洗沙子，那籠蔭的桂樹，那明亮的月光。啊，啊，夢境呀！他更想起那煩惱的離別，那躲在竈下飲泣的臉兒，那去而復返，要折一枝桂花的心緒。他越追越緊，立意趁鄧瑜不在，將那枝花兒尋出來。但是到京以來，已經將這事忘得乾七淨七。此時上那兒找呢？他於是靜靜的極力吸煙，忽然想起是在那隻洋式黃牛皮的衣箱裏。赶快自己跑去，翻出那隻箱子來。搜了半天，搜出原來那一包白絲手巾，一搜，果然是的。他將那絲巾打開看見從前珍重收藏的憔悴花枝。那金黃的花瓣兒全萎成了極深的黑紫色。白絲巾上還漬了一星一星的水點兒，大概是從花瓣上壓出來的一些汁，花葉子從前是油油的濃翠，此時也轉了暗色。他痴看了半晌，放到鼻孔聞了幾番。誰知昔日的香氣一些兒也沒有了。他由不得悠七的嘆了一口氣，心裏想着這可傷心的舊事居然也像花香一般，日久便漸滅了麼？如果

能夠，那倒最好沒有了，但是如何能夠呢？不特不能漸漸漸滅，却反越來越顯着。即使暫時能讓別的事情混得忘記了，一旦重憶格外刺心。不然，今天自己那個地方不好去開心尋樂，何以反而像發了瘋似的，要來找這一個萎敗的花枝作甚麼呢？

「那可憐的阿毛現在情形怎樣？論她本人實在是個最可愛的純潔女子。當初所不滿意於她的，只道她未受教育沒有深細的心思可以和自己匹配。但是她不也是個聰明的人麼？是人都有人情。她所發的情那一樣不及自己呢？而且當初所以決定撇下她的，只以爲她感覺未必十分敏銳，不會怎樣使她心境難堪。但是那竈下私啼的淒涼景象，能說她的傷心程度弱於何人一分一毫麼？況且自己還有一個卑劣的動機，滿心的想發妻財走捷徑，所以才把她拋下。人家給自己的是溫存，是體貼，是潔淨的身體，高貴的靈魂，是盲目的感恩。因爲感恩，她犧牲了一切。這種血性，不知世上最重的忠義之士同一副心肝麼？但是自己却完全自私，完全欺騙。現在拿甚麼面目去見她呢？這固然已自難堪，如若從別後一直不見她的面，便可免去一切負荷也罷了，無面目見她就不見她完了。」

豈知事情不如比。心境不如比。自己出來爲的求快樂，而又以爲快樂的根源在於愛情的圓滿，和地位的崇隆，金錢的充足。所以一直向這個目標走去，不錯，現在和鄧瑜結婚了。是人格上相互的了解麼？是愛情上彼此的沈戀麼？她是將就的嫁我，我是狡猾的娶她。她爲的是我可以作一個忠僕，我爲的是她可以作一個奇貨。此外一切都談不到了。不錯，她的奩資真可觀。但是除此之外，有一樣比得上阿毛麼？一個是秀色天然，一個是脂粉塗澤，一個是樸質柔和，一個是嬌揉恣縱。現在自己的計劃已實現了一半，快樂兩字却在那裏？便是以後不也可知麼？阿毛，阿毛，我雖不見你，而我心中的煩苦却依然愈甚，這真是世間最難堪的了。」

樹生這時好像已入玄中，他的天性又要貪這一面，又要顧那一面，豈知世上沒有矛盾兩全的事情，鬧得他悶極了，發起氣來，只恨老天生人爲甚麼要給人一副記憶，一副良知，他恨得將花兒重復包起，擰到箱裏，又把箱子扣了，正待叫個僕人收拾，却見個當差的來說鄧公館電話來催，樹生心下恨七的道。

「好了，好了，我不管罷，只索幹去！」

於是整了一整衣服，便到鄧公館來。這時天色已晚，樹生一直走向裏面，只見內廳上電燈照得雪亮。遠遠便聽得許多鶯鶯燕燕的笑語聲。首先那個胡孟容的四太太看見樹生來了，便嚷道，

「大小姐，我看你怎樣問他。他這晚纔來。帶累我輸了這一場倒霉的麻雀。」

樹生含笑將眼瞬將過去，早看見一些珠圍翠繞的夫人，坐了兩桌麻雀。其中有一位是王師長新討的姨太太。從前在堂子裏頭名叫小翠媽。樹生曾經在她阿姐翠媽老五那裏作了一節，故此和她有些舊識。樹生一見心中又是靈機忽轉。想起何廣略那馱子，自從謀了功名，還要謀差缺。屢次來平，正好替他辦一辦。王師長駐軍的地方，正好有個稅局要更動人。何妨借小翠媽這條捷徑，求個諒解呢？況且王師長近來走動老泰山，想來葫蘆裏賣的無非是那一貼藥。自己站在嬌婿這一邊，也足夠令王師長給相當的尊敬。心中想了，不由含笑向王姨太太這邊來看牌。

一面說道，「王太太，你豈有此理！怎麼喜酒也不請我吃一杯？想是和王師長太要好，都沒工夫請客了。」

王姨太太羞笑道，「非要瞎三話四！」

樹生如此瞎哄一番，不多時已把小翠媽哄得眉開眼笑。少頃，小翠媽託別人替牌，自己跑到內房裏烟鋪上來。樹生趁機一路進來，輕輕拉一拉小翠媽的衣角。小翠媽會意，便站住了，問他要說甚麼。

樹生作出極誠懇的樣子，低聲問道，「你阿姐上節嫁了姐夫。想來很好啊！現在小兩口兒在那裏？」

小翠媽不覺臉上露了些悽惶的顏色道，「哆，不用說起了，阿姐命真駁雜。那姓吳的把阿姐討轉了去。在常州住了一個多月，又散了。現在阿姐在上海，還要預備出來呢。」

樹生嘆氣道，「因為甚麼呢？」

小翠媽道，「一言難盡。連我也不大清爽。」

樹生道，「他在上海那裏？請你告訴我。我想寄一點物事給她，也是從前作了一場要好的朋友。」

小翠媽感激道，「難得你這樣好心腸！你要寄信只寫邑廟花園新昌和鞋店轉交好了。」

小翠媽說完了，便待要走

樹生又低聲道，「還有一件事我現在要託你。你能辦麼？」說着便附耳噤咕了一歇。小翠媽道，「那可以。況且是你的事情，我當然一定出力。他現在前廳裏。你只管和他談好了。」

樹生道，「哦，我就去。」

小翠媽又將他叫回來道，「我只說你太太和我要好，是她先和我說的。明天你再到我這裏去，和她當面談。」

樹生笑着拍拍她的肩，豎起個大拇指道。「好小姨子，你真聰明！」

小翠媽假怒道，「快去罷，從前的名字你還叫麼？」

樹生也不回答，一直跑到前廳來。又是滿堂賓客。那胡孟蓉正和鄧靜齋靠在一張大椅上說話。別的客人却正在天橫斃十的胡嚶嚶。樹生恭恭敬敬的和鄧胡應酬了一下，便走到裏間來。看見王師長正躺在烟坑上。底下一個軍服輝煌的馬弁，蹲在坑前替他燒烟。

王師長一見樹生進來，忙笑着欠身道，「姑老爺請躺。」

樹生便笑着在對面躺下了。

王師長看着樹生笑道，「你穿了一身的洋服，躺在大烟坑上，實在不甚雅觀。」

樹生也笑道，「說是呢。我們從前作學生，恨不得天天穿洋服。現在真不願意穿了。只是內人一定要兄弟穿，也是無法可想。」

王師長道，「好看與否倒是小事。只是我上回伺候大帥看操，穿了一身的軍服，還繫了武裝帶子，掛一些累贅的文虎章。等到操完，癢也發了，人也疲了。急得不及脫下

，就要吃烟。可恨軍服穿在身上，又拘束得很。咳，那份樣難受就不用提了。恐怕比尊夫人管得還要利害些呢。」

樹生笑道，「內人和師長的這位新太太非常要好。難免傳授過去，那師長除軍服之外，又添一層束縛了。」

主師長笑道，「那一位還用得着你太太教嗎？」

說笑一陣，當差的請去入席。忙得席完，大家吃烟的吃烟，賭錢的賭錢。鄧靜齋一人走到後院自己密室裏躺下，叫當差的把樹生請進來。樹生坐在一旁。

靜齋道，「你的事情我和孟容談過多次。且喜昨天已算定局。」

樹生站起來道，「謝謝岳父！是那省銀行的事麼？」

靜齋道，「是呀。你坐下。我屢次打密電給大帥，已無問題。只是可惱那黃參謀長要一個交換條件，從中作梗。現在上下俱已打點清楚。再等一兩天公事手續完備了，你就去作總辦好了。」

樹生聽了，歡喜得心都要跳出來。暗暗得意，到底還是有好丈人的好。這種省銀行原是軍閥的帳房之一。而權勢又足以左右一省之金融。凡軍閥聲威所及之地，即是省銀行鈔票通用之區。主其事者，發財要訣，第一就在操縱省鈔。只要和軍閥的左右幾個重要爪牙鈎通，便可以爲所欲爲。橫豎本軍勢力存在之時，無論何人敢怒而不敢言。勢力一到，省銀行隨之關門大吉。吃虧的左右不過是商民人等。這一篇冤帳向誰也算不着。可是主其事者，十幾萬也是賺，幾十萬也是賺了。樹生如何不明白此中奧妙。眼看一年半載之後，自己便是富翁。只恨不得立刻就到銀行裏去擺一擺纜好。

靜齋慢慢說道，「你去了之後，先將各處門路摸熟了再說。切莫急急。你是漂亮人，我也不用多說。你只想法子處處顧面子好了。」

樹生諾諾連聲。只見前廳又有客來催看牌。靜齋便起身要走。忽又轉回來笑問道，「上回那個公司規程你都仔細看了沒有？要立了案纔可以受他們的紅股。」

樹生道「看都看過了。有幾處不甚合條例。正在和他們研究呢。」

靜齋又道，「瑜兒氣喘近來又發沒有？」

樹生道，「沒有。」

靜齋道，「昨天錢司長說整柚子皮裏面盛牛肉燉吃，可以斷根。我已經叫高升告訴果局子送柚子去了。她要是不吃，你可以叫他勉強吃一些試試。不必老迷信洋人。」

樹生又連連答應，靜齋纔去了。樹生仍自到裏間看鄧瑜打牌，和小翠媽說笑。夜已深了，樹生一人無聊，只是想抽空溜到寒瓊家談談。那人除了吃煙以外，真是無一處不可愛。但是鄧瑜的脾氣是愛面子的。她回家去的時候。總要樹生扶着她下台階兒，扶着她上汽車，還要替她披披接接外套，她方覺滿意，方覺時髦。今天當着許多賓客，尤其不能不作出來給大家看。只好耐着性子等。等得回家又打疊了不少的溫柔話兒，奉承得鄧瑜歡歡喜喜。

次日叫當差的通電話約好了王師長，便一直到王家。

王師長踏着一雙拖鞋，在內書房門口迎着。便邀入烟鋪盤腿坐下談心。

王師長彈着着紙煙灰笑道，「老哥，你也太客氣了。有甚麼事咱哥兒們都可以說。況見你岳老太爺那裏，我們還有承他關照的。」

樹生道，「是的，是的，也是內人和師長這位太太非常投緣，昨天他們談起來的。我半夜回家才知道。所以昨天竟忘記了和師長提起。很覺荒唐。」

王師長道，「不必客氣，……」

這時王師長吸了一口烟，將唇兒撮了起來，吹得那嘴裏的煙作一條直線出來。同時眉心也皺了一個結，臉上却露出些世故的笑容道。向樹生說道，

「咱們都是自己弟兄，說話不相瞞。現在敝軍駐紮在那個地方，上面是一個錢不給，官兵的給養，從何而出？所以爲當地幾處稅收機關，全不得不作爲官兵的餉源，我兄弟從中還要摸東籬補西壁。這是萬不得已的實情。官兵在地方上，能够軍民相安，保衛四境，多是爲此。其實只要上面能按月發足餉，那個混帳王八且願管這閒事！這一層老哥想總能原諒的。」

樹生聽得王師長一個武傢伙，說話如此委婉客氣，知道面子實在不小。看他口裏推辭的意思，只是怕分了他的餉源。心中不覺好笑。想道我那敢在老虎嘴裏搶肉吃，你莫錯會了意思罷。登時便大笑着拍王師長的手膀子道，

「師長說的句上是英雄本色話！我雖然糊塗，難道這點世事都不知嗎？而且師長剛才說話，見愛得很。句句謙恭，令我尤其心感。不過我的一段下情，師長還不清楚……」

說着將身子更湊近些，放低了聲音道，

「這位求稅局的朋友，其志但在得官，收入倒是第二層。只要師長肯讓他去，決計不敢再有其他的奢望。一來他千懇萬懇，於小弟的面子也全住了。二來於他自己能結識師長這樣一位好上司，也是他的幸事。將來這邊決不能空言道謝，幸負師長一番成全的厚情。」

王師長微笑道，「我們自家朋友，還論甚麼謝不謝的話呢？」

樹生見他意思已行活動，知道自己的話音已透明了。便格外具體的說道，

「這個局子，據小弟調查，這一兩個月全是淡月。重要稅收至快必須過了兩個月後，方能來到。師長軍餉大事，無論如何不敢耽誤。若是能讓他去權署幾天，當然至多也只儘這兩個月內為期。屆時一定更換……」

王師長含笑搖搖頭道，「不是這樣說。」

樹生忙道，「就再短些也行。總之求師長能許他接事就好了。」

王師長到此時，對於樹生的心事，也明白了八九分。尋思於已無損，不如作個空頭人情。便慨然答應，

「既是老哥如此諒解，那我小弟斷無二話，只要上面公事一到，小弟決不為難就是了。」

樹生大喜不勝，連連拱手道謝。

王師長又道，「可是兄弟有言在先，至多的期限不能過一個月。並且局內重要職員

，辦事俱有成績，請他不要擅自更換。一

樹生連連答道，「那是當然，那是當然。」

商議已定，樹生便自回去。將何廣略連夜找來，對他說道，

「你老哥託我辦稅局的事，一向費盡心機，幸不辱命……。」

何廣略咧着大嘴笑道，「樹翁你辦事沒有錯的。」

樹生道，「部裏辦公事，有我在裏面，包你幾天就見令。」

何廣略喜得抓耳撓腮，平生彼未嘗過官味，直不知如何是好。笑嘻嘻的仰着油光臉，也忘了說話。虧他還想起一件事來，便問道，「那當地的軍隊能答應嗎？」

樹生得意道，「那還用你說！我昨天專爲此事，請王師長在泰豐樓吃飯。吃完了飯，還陪他去打了幾個茶圍。後來送他到家，在大煙舖上和他說得清清楚楚，一毫問題沒有。要不然現在軍人橫行，誰敢在老虎嘴上摸鬍子？政府不先得了他們的同意就能亂下令了麼？告訴你說。我敢寫一百二十個包字，包你平平安安到任接事。」

何廣略聽了心裏還想找些甚麼疑問，但是此時也不知是怎的，心裏飄飄蕩蕩的，竟沒有別的話問了。只想起最重要的一件事來說道，

「樹翁如此盡力提拔我，我真不知道如何報答你老人家。這個差事求來得不容易。他們那邊怎麼講的呢？」

樹生笑道，「啊你現在居然場面練得很好了。剛才這句話很漂亮，不像我們初見的時候了呀！」

何廣略只是嘻嘻的笑。

樹生低聲道，「現在謀這事的人一共有五十幾個。經他們調查，不是放空槍的就是打空頭紅條子的。頂好的不過合股公司，你湊一千他湊五百，抬出一個人來去作。所以王師長那邊懶得惹麻煩。但是其中也有四五個人是真有錢的，情願出大本錢來運動。我因競爭的人多，怕被別人搶去。在老王面前許了一方頭的數目，定下來了。聽說還有一個人願意出一萬二來爭。所以我趕緊來和你商量，你若趕快在三天之內拿出一萬現款來

，我就敢在老王面前打人命替你爭，不怕別人拿一萬五，拿兩萬，橫直我和他交情够得上，況且有言在先。你看怎樣？」

何廣略仍然仰着油光臉道，「樹翁說怎樣就怎樣，我決定拿一萬押板金就是了。」

樹生將手一拍道，「好朋友，真痛快！」

歇了一天，何廣略將錢如數交割，樹生省銀行總辦的事也揭曉了。何廣略收拾起身，高高興興的要去作發財的稅局局長，一面來和樹生辭行，一面向樹生道賀，送了一份重禮。樹生也親自到車站上送了他。樹生眼看着他何廣略在車裏去了，心想着他這一去的前途，暗暗中彷彿有幾十柄小刀子在割他的靈魂。

他聽到那機車的汽筒發出又尖又長的聲音，刺到耳內彷彿替何廣略代鳴悲憤。機車煙囪裏涌出粗黑的濃煙，一層一層推擠出來，成了一大片暗黑的塵霧，塵霧中，幻出種種奇形的輪廓。他彷彿聽到自己的心靈低低發出慘厲的呼聲叫他向這塵霧中看去。他彷彿看見，塵霧中顯示出一個傷天害理的世界：可憐的何廣略將洋銀舖在陷人的機筭上成

了一條大路，踏着向前走。錢舖成的路走盡了，陷罪立刻出現。何廣路墜下去了。殺人
不眨眼的軍大爺將何廣路從稅局裏轟出來。倉黃失措中，他手裏提着他的性命向四處亂
竄。

濃煙漸飄漸遠，青天中惟有冉冉的白雲。樹生又想到如此清麗的天氣，春水鎮小河
上的人影該是多幽秀多恬靜。自己將她棄了。現在還有臉見她麼？荷包裏裝的是甚麼錢
，心眼裏藏的是甚麼計，配去和那麼清潔純良的人兒說話麼？他一陣一陣的回想到自己
的道路和阿毛愈離愈遠了。

心中又懶又悶。想要回家，又因為鄧瑜已經和幾個女朋友出去玩去了，好容易伺候
得累死，遇到這個閑空，何不在外邊散散心。忽然想起劉子和，便吩咐車子到劉家來。

劉子和迎了出來道，「恭喜恭喜，簇新的總辦是個忙人，怎的到我這裏來了？」

樹生也笑道，「子和，我心裏悶得很，特來找你老朋友談談心。你莫說笑話了。你
說我忙，我誠然也是忙。但是我今天無論有天大的事情，我也和你談閑白了。」

子和道，「那麼好極了。我也是這兩天感冒了。學校裏也沒有去。正要找人閑談，難得你來了呢。」

兩人坐在椅上。子和敬了樹生一枝烟。樹生吸着煙兀自不言語。

子和笑着問道，「近來嫂夫人管束得嚴，寒瓊那裏想來也不去了罷？」

樹生淡笑道，「不用提起，子和，我要和你談的正是這些事情。我也不知是怎的，在作情侶的時候，惟恐她不叫我作事。越替她作得多，心裏越痛快。現在結了婚了。我又覺得替她作事是苦惱了。我只願意我作我的，她作她的；但是她那裏曉得我的心思。她還只是一味的纏着我替她攬膀子替她作小事情。有的時候還埋怨我不盡職。她說不盡職便是對愛情不忠實。你想想這種強迫人去忠實，尙有何趣味可言？我又不能把真話告她只是一味的像疲驢子旋磨，旋一步算一步。因此我就不能不另外尋個地方開心。所以寒瓊那裏，我倒去得勤了。寒瓊近來和那老頭兒算是完全脫離關係。她人極聰明。我也因為她能談談所以找她作個解悶的朋友，那曉得她近來倒頗有意於我。你想這如何能辦

？子和，我告訴你，我不但因此一事煩悶，事事都煩悶。其實，老婆是我自己去找的，寒瓊是我自己去找的，都爲的快樂。鬧到結果都適得其反。近來作事越發如此。這樣下去，我恐怕要得精神病了。子和，我也不知是怎的。」

子和笑着呷了一口茶道「你倒像個哲學家！我看你還是作你的官好了，寒瓊那裏你儘管去和她胡調。」

樹生聽得子和如此說，知道子和還完全沒有領會到他的意思沒有同情於他的心境。自己遠道來找他談心，還是對牛彈琴，不覺心裏很失望很傷感了。心裏要想走，又覺得太突兀。因之也不便再說甚麼，只勉强的笑着，無聊的順手拿起當日的報紙來看。翻到後面，看見一個白鬍子的西洋教士照片，上面注着貝克爾牧師像幾個字。旁邊有一個新聞標題印的是一貝克爾牧師之名言，「旁邊又有一行字是「良心之自反乃上帝之權威。」

樹生看了不覺心中一警，便看下去，只見那新聞記了道，

「久負盛名之貝克爾牧師。由滬宣道來此。都人士想望風采者至多。日昨下午七時半牧師在青年會大禮堂作公開講演，聽衆極爲踴躍。牧師演講畧謂，今日所欲與諸君言者。即「良心之自反乃上帝之權威」一語。世間萬物之創造莫非神力。而近世科學發明，輒非笑之謾謂無稽。卒之彼科學家者，亦莫能出至當之解釋，殊可笑也。今試持取桌上之一花而審觀其甜萼，與任何同類之花無異。又試觀冬日降雪，其形六出，雖千萬雪花，而其角度皆如一范所鑄，科學家於其成形之理能言之乎？試問大鈞搏物，物有萬類，類皆一形，非上帝之力而誰之力耶？上帝之力其權威無所不著。其在萬物者既如適間所言。其在人類尤爲明顯。何以知之？觀於良心之自反知之。吾人以科學之觀察，知人身之成形，乃無數細胞所組織。細胞有新陳代謝之作用，隨死隨生。故吾人今日之身，已非十年前或五年前之舊身，乃無數新細胞逐漸代替之新身也。然身雖隨變而新，神力則亙久如舊。此觀於人類之記憶，常能遠溯至於兒時而可證也。使非神力，則以理推之，記憶之作用賴平腦，腦之成，由乎細胞。細胞新陳代謝，記憶亦應隨舊細胞以俱滅矣。

○其所以不滅，由於神力之維繫。而神力之至高權威，更寓乎良心以自反。人類因有良心之自反，故常有無數之回憶。回憶及其昔日之罪惡則痛苦呻吟如受刑罰。貴為天子，富若陶朱，亦不能逃良心之譴責。此即上帝神權至公至大，無遠弗屆，無隱不燭之明證也。○昔日有一善良之牧師，晚年語人，彼最大之痛苦為兒時作惡之回憶，能有能去此回憶者，則彼願出十萬之酬金。○諸君觀此當知所戒也。云云。○

樹生一氣看完，臉上不覺苦笑起來，拿着報紙遞給子和道，

「現在基督教的人，專門喜歡附會科學，說些半通不通的話來哄人，說得人很受刺激的。」

子和道，「那一段鬼話我早看見了。」

樹生很概嘆的說道，「不管他有上帝也罷，無上帝也罷。總之這種回憶的痛苦終是有的。而且在人生的經驗中，凡快樂的分子彷彿都連成一條線，痛苦的分子也連成一條線。你幸而有一天心裏快樂，就牽動了這一條無形的快樂線。因這一件快樂事引頭，許

多的快樂事都聯想起來了。不幸這一天痛苦，觸動痛苦綫，那連結起來的許多痛苦事情，全由回憶中一個一個的飛起來，射得心頭出血。這一種聯想，心理學家勉強的解釋，說是凡經驗到腦子裏去的時候，便在腦子裏闢了一條路。以後有相類的經驗來了，便不再費事闢新路了，只由舊路通過，所以發生聯想，其實這種話何嘗不是鬼話。怎麼樣就將同類的事排在一起了呢？要經過如何的精密化學作用，纔能將這部神妙的工作完成呢？在得到真正解釋以前，我們就說是上帝的力量又何嘗不可？尤其使我心裏難過的事情，就是既然人心裏知道良心的慰安纔是真慰安，而良心的痛苦，的確是真痛苦，那爲甚麼遇到物欲來時，偏要作違心的事呢？而且作的時候，並不是不知道這是違心的事，這是將來要受苦的事。但是當時彷彿有一種極大的力，比良心的力大得不知有幾百倍，自自然然的驅遣自己去作違心的事。試問這個時候上帝跑到那裏去了呢？爲甚麼不將良心的力量增加起來，使這種事根本不會發生呢？上帝在此時躲在一旁不管，事後却拿回憶的力量來罰人，如同酷吏用非刑一般。這不是最殘忍的手段麼？假使人性中只有

惡性一種，那惡事就是快樂。根本上也不會想起甚麼叫作善，叫作良心，自然也沒有甚麼苦了。偏乜又不如此。這究竟是甚麼原故？試問那個哲學家能解釋這個問題呢？」

子和看得樹生越說越興奮，便端起盞來向他的杯子裏斟了一些茶，說道，「樹生，你且喝一杯罷。你千萬不要談哲學這兩個字。古往今來的哲學家都是些瘋子獸子。他們沒有一個不是在名相裏打筋斗，正如同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終究脫不了如來的手心。誰個是真能解悟的呢，只不過越鬧越糊塗罷了！總之人是血肉之軀，皆未能免俗。○這個哲學問題簡直根本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一切知識一切經驗，辨別真偽無論如何精細，最終皆要訴之於腦。但是這個腦可靠不可靠？誰能肯定腦的判斷全是真的？試問落到這步田地對腦發生了疑問，更有何法可以解決？」

樹生不覺將手用勁向大腿上一拍道，「不錯，不錯。○我常想人生要完全沒有知識也就好了。偏生有這一點殘缺不全的知識，纔是一切衝突，一切煩惱的根源！」

說到此處，子和樹生都靜默了。

樹生又吸了一口烟慢慢的指着衣襟說道「你看我這灰呢衣服上不是有一塊圓痕麼？那是在家裏滴了一點油沾了一些灰。後來用格士林擦了幾次擦下去了。但是等些時候，痕迹依然會再現。這心裏的回憶就和衣上的油漬一樣。無論如何是洗不脫的。」

子和道，「樹生，你今天心事很重，倒底你有甚麼感觸你明白告訴我好麼？」

樹生淡笑道「要是可以告訴人，也不成其爲心事了。其實，也沒有甚麼。不過……：」說着搖頭道，「……還是不談罷」

子和只道他因家庭事情不快，也不便深追問。樹生覺着無甚意味，便告別了，光陰如飛的過去，三個月已後是深冬了。

樹生和寒瓊的交情愈來愈密。鄧瑜雖然不知道，但是樹生近來心神不屬的神氣，鄧瑜是能覺查的，她是最愛吃醋的人，早就猜疑樹生了。她也時常自己暗中傷感，傷感男子的愛情終究不忠實。但也沒有甚麼真實的證據可以使她發怒，只不過是些兒影子罷了。樹生却也時常背着鄧瑜拿出那枝桂花來發癡。鄧瑜回來了，往往和他歡歡喜喜的說話，

他因心中有事，答的言辭往往驢唇不對馬嘴。一天傍晚鄧瑜興匆匆的從外面回來，挾了一大包，樹生笑着將包接過，問道，

「是從賀公使公館來麼？」

鄧瑜微乜着眼睛，作出嬌惰的聲音對樹生道，「你先把我的外套脫下來罷。」

樹生也放刁道，「你爲甚麼不先把頸子送過來讓我親親？你自己許我的呀！」

鄧瑜聽了便將皮鞋頓得各支各支的響，歪着頭連聲道「偏不！偏不！」

樹生笑着將她的外套除下來，掛到衣鉤上。鄧瑜走過去將外套雙手捧一捧，將臉貼在外套上，笑對樹生道，

「今天作臉極了，你送我這件生日禮，真是討人歡喜，我穿到賀家去，賀二小姐都一齊說好，我說是你新近送我的，她們都羨慕極了，」

說着又抱住外套，將那金黃的貂毛向自己粉臉兒上揉。樹生靜七的用眼睛瞟着她微笑，意思是笑她這麼孩子氣。

鄧瑜看見，放下外套，一下跑到樹生面前，雙手扣在樹生肩上撒嬌道，「不許你笑我！不許你笑我！」

樹生就勢抱住她的腰在她頸子上深七的聞了幾下，兩人纔到房裏來。

鄧瑜打開那包兒道，「這是賀二小姐和三小姐送我的。你看這件內衣多好看，幾乎全是花邊，又輕又軟，是二小姐從外國帶來的。你看這柄綢傘，收起來這麼一點兒短，……」

樹生從只笑着聽。又看見有許多照片兒。便說道「呀！還送你這些照片哪。」

鄧瑜照片裏抽出一張來道，「那些都是風景片，沒有甚麼希奇。你看這一張是三小姐的化裝照片……」

說着遞給樹生，指點着道，「你看她扮一個西班牙的漁村女子多有意思。你看她這一雙赤腳……」

樹生一眼看見照片裏那個影子，耳內聽得赤脚兩字，春水鎮河上的風景便飛電也似

的閃到腦子裏來，

那又白又胖的腿肚子，一雙踏在沙上的天足，不是最潔淨的麼？不是曾經自己吻過千遍百遍的麼？

樹生此時一面想着却有自警的心思，暗暗自己下命令不要弄得精神不專，又引起鄧瑜錯疑到別處去。便趕忙笑着道，

「是的呢，她這小樣兒真像漁家姑娘。」

鄧瑜道「可惜三小姐的腿還瘦了一點兒。沒有甚麼曲線不是？」

樹生腦裏像有鬼告訴他似的，鬼說。「那坐在船上伸到水裏去洗的腿纔是豐柔的曲線呢！」但是口裏還記得回答，「是的是的。」

鄧瑜聽他回答的聲音，有些不大合拍，心裏便又動了些疑，却不說破。樹生見鄧瑜沒有說甚麼了，不覺拿了那張照片發了一晌呆。鄧瑜在一旁看了這個情形，忍不住冷笑道，

「你愛她麼？」

樹生却沒有聽清楚，怔着問道，「甚麼？」

鄧瑜道，「我在說你是多情的才子呢！」

樹生知道鄧瑜錯會了意思，便笑道，「你說的是甚麼話？吃醋也要吃得有點邊兒呀

，」

鄧瑜看見樹生那種勉強笑的神氣，心裏越發有氣，便沈下臉來道，

「你不要以為我是馱子，你近來的神氣變到甚麼地步，你自己會不知道麼？」

樹生見鄧瑜放下臉來，恐怕又惹起她的脾氣，便低聲陪笑道，

「你還說我自己不知道，你看你這麼大的酸勁兒。這像片子原是你的朋友的呀，」

鄧瑜依然冷笑道，「我的朋友！你不是一樣的可以見一個愛一個嗎？說不定你在外

邊認識的一些狐狸精裏面，就有一個和她相像的。」

樹生道，「好了，你不吃醋行不行？這真是從那裏說起的事。」

鄧瑜怒極了，將手直指在樹生的鼻子上道，「你少胡說些！你說我吃醋一連三次了。你以為用這種話就可以壓我麼？」

樹生本來是想拿這種半笑半玩的話去哄七鄧瑜的。以為哄得她笑了就完了。誰知鄧瑜竟越悞越深動起真怒來，立刻覺得鄧瑜那種潑辣的臉子實在難堪。便也忍不住發了性子，立刻離開鄧瑜，死勁的將屁股向椅子上坐，大聲道，

「真是給臉不討臉！——一面說着，一面索性將三小姐的照片拿到嘴上親得怪響道，

「我愛她，她是我的心上人，好心肝，好寶貝兒！」

鄧瑜讓樹生這樣一氣，全身都像失了作用似的，登時伏下痛哭起來。樹生也覺有些太過分，正待要設法轉頭，却又一時不願輸這口氣，鄧瑜擦七眼淚忽然立了起來，對樹生狠聲問道，

「甚麼叫作不要臉呢？我作了甚麼不要臉的事啦？你今天不交出來，我就不饒你。」

樹生看見鄧瑜這一副懶懶嘴臉，倒不覺的笑了起來。說道

「好小姐，是我不要臉，好麼？」

說了便作出恭敬的神氣來，向鄧瑜行了一個鞠躬禮。鄧瑜只作沒有看見，一定要出去，和她父親說樹生欺負她，樹生急忙將身子向門口一靠，攔住去路。

鄧瑜便死命的向樹生肩頭上亂打，樹生老老實實的讓她打了一陣，然後說道，

「你若是還沒有打痛快，你再叫個當差來替你打罷。」一句話說得鄧瑜笑起來了。樹生趁勢將鄧瑜抱起，抱到椅上坐下。正色輕聲的和鄧瑜說道，

「你這個人子細想想今天的氣生得奇怪不奇怪。夫妻之間像這樣生疑，還有一點真愛情了麼？我即使下流也不至看見一個照片兒就失了魂的。不過我剛才的確不該氣你，你原諒了好麼？」

鄧瑜聽見樹生說到夫妻之間的那一句話上，不覺心中淒楚落下淚來。靜七的等樹生說完才開口道，

「你說我這樣生疑沒有真愛情。你那裏知道我正看見你對我沒有甚麼真愛情，才起疑心。你近日的神氣越來越疏淡，是我最傷心的。你知道一個女人，她要的是甚麼？她只要男了的一片真心。男子能將一片熱誠的心給她，她的生命財產任何都可為男子犧牲。她能出這樣重的代價，結果一些兒真心得不着。她能不傷心麼？能不發氣麼？」說着忍不住又滴下淚來。

樹生勉強笑道，「那是你錯了，我並不像你所說的那個樣子。」

鄧瑜鄙夷的說道「哼，你騙我是騙不過的。我告訴你，世界除非是沒有真情的，或是沒有動真情的女子，才對男子的心不注意，只要是一個有真情的女子，不怕她是一個毫無知識的，她對男子待她的行動神氣都知道留意。無論怎樣細微，她能立刻覺得出來真假。」

這幾句話一下下的刺進樹生的心裏，使得樹生難過極了。尤其是一不悟她是個毫無知識的「幾個字來回的在耳邊旋得利害。樹生默然的過了一晌，恨不得要痛哭出來。低

下頭去，俯在鄧瑜的頸子上說道。

「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一切的人！」

說了，想再說一句也說不下去了。但是鄧瑜此時氣却平了。樹生看見鄧瑜已無問題，也放了一些心。只是方才的印象一時還去不脫。獨自悶兀的坐着，想起自己向鄧瑜陪小心的神氣，和鄧瑜用手指在自己鼻子上的辣態來，心頭真是又羞又憤。轉而又想到鄧瑜向自己說的話確是可憐，但她也是單就她本身立論，並沒有注意到自己的痛苦上來，那麼她還是自私的。自己也還是可憐人。自己有委曲又向那個去發氣呢？正自一人沈思，却見一個當差的來說行裏有要緊的事打電話來了。

樹生起來要接電話，走出房門，那當差的又低兀告訴是寒瓊打來的。樹生心下一想，就到寒瓊家散悶也好。便又進來和鄧瑜溫存一陣，推說行裏關票子打折扣的事要去設法，匆兀的到寒瓊家來。

寒瓊正在畫兀兒呢。

樹生走過去笑道，「怎麼今天這樣用功？」

寒瓊皺着眉道，「怎麼這樣用功？這個清苦的地方，這個可憐的人，闖人總辦誰也不肯來。不拿畫兒遺悶，又怎麼辦呢？」

樹生見她眉峯微蹙，澄泓的秋水裏向着自己射出一道柔媚的光來，只覺得千重萬疊的幽怨，都在這淡亾的幾句話裏隱藏着，使得自己恨不能立刻就向她謝罪才好，不禁又憐又愛，越發覺得這清妙的面孔迷人得利害。心中不由便想到適才鄧瑜那種蠻鬧的神情。自己忖度着，兩個人是一樣的埋怨自己。若都是像這樣的柔而有力，那又多有味兒呢？那就是一天挨埋怨挨到晚，也是甘心的了。一邊想着早忘了回答。

寒瓊笑道，「怎麼了，是吃了拍花的藥了麼？」

樹生笑道，「你怎麼說怎麼好，我倒是吃了天台的胡麻了呢？」

寒瓊道，「請老實的坐着罷。我再補一兩朶落花就成了。」

樹生點點頭便靜坐了看她畫。寒瓊畫的是一幅扇面。不一歇，早將那花兒補好了。

樹生拿過來一看，喝采道，

「好一幅墨蘭！簡直是馬湘蘭畫的。幾時也給我畫一張兒。」

寒瓊微笑道，「別廢話罷。」

說着將筆向桌上一擲，跑到旁邊靠椅上坐下道，

「我要舒服一會兒了。對不起，請總辦替我洗筆。」

樹生笑道，「這總辦兩個俗字，怎麼老在你的嘴裏說呢？」

說着便將那畫筆拿起在水盂裏洗淨了。寒瓊在旁靜坐着樹生問道，

「你說這扇面兒怎樣？」

樹生道，「我是外行。」

寒瓊道，「這是那位劉先生的。四月裏就拿來了。到此時還不畫，太難爲情。隨便給他畫起來，留着他明年扇罷。你覺得還不錯麼？」

樹生道，「我看墨色非常活潑。從前蘇東坡說，寫字墨色要如小兒眼睛。你這幅蘭

草，葉子濃淡得宜，很有風枝露葉的韻致呢。

寒瓊高興的說道，「我也是這樣想的。用墨用熟了，墨裏頭就有五采。比畫工筆還好些。」

樹生笑着看她說話，小嘴兒一動一動的，吐出字來活像個小黃雀兒。便不由涎着臉走進握着她的手，胡扯道，

「你那是愛畫淡墨的。不過你怕工筆麻煩罷了。」

寒瓊將手輕輕擺開，推樹生在對面坐了，又將纖指點着樹生的胸口說道，

「你這一顆壞透了的心。你還說我怕麻煩。你想想我替你畫了幾多張了。你再想想

這一套鬼工筆是不是麻煩。又染，又鈎，又要點花心。完了，還要翻過絹來在後面托色

。你沒有看見我上回畫那一幅四尺的海棠，在後面一瓣一瓣的托麼？」

樹生笑道，「對不起，我的皇后，娘娘。謝天謝地，你不畫，我也省着了給你當差

。」

寒瓊道，「那當然不敢勞動尊駕了。……」停了一停又接着說道，「你不要只管『我的』皇後，『我的』皇前那麼亂叫了罷。誰配作你的皇后啊？不如早些將『我的』兩個字收起來，也省得你自己說髒了嘴，也省得別人聽了難過。」

樹生聽了她這幾句話，知道她那如泣如訴的深衷，簡直已經脫口而出。心想着，我只願藉此解憂，誰又忍再陷情網。

「寒瓊，瓊寒，你自己雖是有嗜好，有脾氣，我倒不問。你忽然對我傾心，我却不能不答。但是你歛了這顆心罷。我用情已經將我自己都用毀了啊。」

他心裏雖然這樣想着，口裏却只裝糊塗。便又拉着寒瓊的手輕七的搓着道，

「你不要多疑。你還不知道我是說着玩的麼？給你當差求都求不到呢！」

說着便握起寒瓊的手腕，將自己的手拂起寒瓊的衣袖，在那雪白的臂彎裏無言的慰貼了一晌。抬起頭來看着寒瓊一張清瘦的臉，雖在燈下，却被自己的頭影遮住了。那暗暗的光裏映出一種出塵的風標來。

樹生低聲問道，「我替去燒一口，好麼？」

寒瓊搖搖頭道，「聽了你的話，戒了不少了。晚上畫七也是爲的這個。你要騙麼？我陪你談一忽兒，不要燒煙好了。」

樹生答應了。二人便到臥房，對着烟盤子躺下。樹生看見小碟子裏面已經沒有水果，便問道，

我削一個梨，給你吃罷？」

寒瓊道，「不吃，我這一兩天鬧肚子，盡吃素菜，熱了又熱。生冷全戒了。你自己吃麼？」

樹生正待回答，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赶忙說道，

「我要打個電話。」寒瓊道，「叫小鴉頭替你要號碼。」

樹生一面說不，一面早將桌上耳機拿起，自己要了號碼。

寒瓊聽得樹生問道，「你是那裏？」

一連問了幾聲，樹生罵道，「混帳東西，怎麼老聽不見？換個人來說話，」
歇了一晌又聽樹生道，「紫卿，我告訴你，就是要漲，也須多等幾天。這幾天無論如何不許超過五折。有責任我來擔負好了。」

又聽說道「上回我們花了許多錢收進來，總算維持得很好了。到後來他們王八旦的商界，依然不肯十足的進行。足見這班奸商誠心破壞金融。你不要忙。你只聽我調度。歇一兩天，你把票價維持到九三九四。等這班王八旦全放心大胆的要了。那時再跌下來，就請老總拿他們是問，我們總算盡職了，你說對不對？」

歇一晌，樹生又道，「你記住了，無論如何只能低，不能高過五折！」說到此地，樹生才放下耳機。

寒瓊笑着問道，「真奇怪，你是一個作省銀行總辦的。現在票子鬧的壞得很，能多提高一些票價，一直提到十足兌現，不是名譽好聽麼？聽你剛才的話反而生怕票子漲了似的。」

樹生得意的笑道：「好！若是票價沒個漲跌，我們幹嗎還要爭省銀行總辦作？我恨不得今天票價二折纔好呢！」

寒瓊道：「我那天車子從你們貴分行門口走過。門口擠兌得要死。車夫將車開到別條街上繼續回來。你們的名譽不要緊麼？」

樹生笑道：「省銀行的名譽照例是壞。也不是我唐樹生的名譽壞，管他怎的？若不擠兌，行裏的小鬼們，到那裏摸油水去？」

寒瓊還待裏仔細問個原故，樹生却笑道：「這些俗事你不要問了。我問你這兩天吃素菜可口麼？」

寒瓊道：「也還罷了。」

樹生笑道：「通天下的素菜，我想要以我們那位胡孟老，胡世伯家的爲第一，」
寒瓊指着對面叫樹生騎下。樹生歪了下來說道：

「這位胡世伯不知幾時好起佛來。有一個時候，聽說同和尚一天到晚的鬼混。直到

現在，那怕坐在汽車裏去會殺人的軍閥，手上還捏着念珠兒。」

寒瓊笑道，「叫你說素菜呢。」

樹生道，「你別忙呀。他還勸我們信佛呢。我們在他手下作事就是不信佛，也得信佛。好在胡世伯的信佛，並不要念經禮拜只要手上拿串念珠兒作幌子，遇到甚麼大廟裏作大佛事，他掛一個護法的名，坐在大和尚的講壇底下閉目養神一忽兒，就算功行圓滿了。我從前都受了他的命令要拿念珠兒。後來四太太說穿洋服拿念佛珠太不像樣子。胡世伯無法，纔許我不拿了。」

寒瓊笑道，「還沒有到題。」

樹生道「是呀。你看他好佛，好成這個樣子，還有甚麼成績麼？我看他好佛的成績，就在吃素菜一點上。他自從受戒以後，吃素吃得非常之嚴。外面應酬，在酒席上，他只拈一兩片瓜子，或是吃點水果蜜餞，其他一概不沾染。所以外面的人，都說胡督辦吃的是一口清水長齋，所以他自己也越發注意他的飲食。爲這事也不曉得換了多少廚子。」

嚇得作廚子的都提心吊膽的，在他自己的素廚房裏，另用精素傢伙作素菜，真是一星子葷油也沒有。但是他老人家還是罵人，說作得不好吃，無論是白木耳，小蘑菇，等等最貴最鮮素菜，端他到老人家面前，照樣的鬧得他老人家愁眉苦臉。家裏的人一到他老人家吃飯的時刻，便如同大難到了一樣。他吃得一不如意，就拿筷子打菜碗。遇着人就罵。○有一天我到他家裏正值他發脾氣。喘呼七的罵道，「養了你們一班王八旦，一些人心都沒有。可憐我只吃一口長齋，你們全不經一點心，爲我弄一樣可口的菜。我只要把飯混下喉就得了。也不要甚麼山珍海味，你們就這樣狠麼？」我看見他說得這樣可憐，不知他是怎的吃苦。跑過去一看桌上一盤子鮮毛豆燒嬌白。一盤子五香炸豆腐塊加醋粉燴的。一盤子粉絲炒黃花。一盤子紅燒麵筋，中間一大盆蘑菇雪筍湯。另外還有兩小碟絕講究的鹹菜。七樣菜又香又乾淨，熱騰騰的饒得我都要吃一口，偏生他不吃。我纔曉得他口味真難對付了。後來他家裏被他鬧得沒有法子，便偷偷的用雞湯作假素菜給他吃。他頭一天吃得復得味，大大誇獎了廚子一陣。家裏纔明白他是要吃假素菜，便放心大膽

的作假素菜給他吃。以爲從此無事了。誰知他忽然有一餐吃出是葷味兒來了。一聲連聲的叫把那個混帳廚子喚來。可憐廚子被他逼得無法只好吐實，氣得胡督辦又嗽口，又燒香，又要作嘔。一定拿片子要送廚子去坐牢，治他一個欺騙家主，污辱世尊的大罪。家裏人一個個的都發起愁來，才明白他老人家還是一個吃真素的。從那以後，廚房又換了一間乾淨房，一切鍋盤碗筷又另製了一副新的。但是從那以後，家裏的人可又照舊挨起罵來了。一天到晚一家人哭生愁死的，只是愁家主的素菜問題。到後來，恰好有一個朋友薦了個常州廚子來了，說是包管叫老爺吃了高興。這常州廚子作菜手段的確高明樣子又多，作法又特別。頭一天下廚房，便大模大樣的作了五樣菜，全是葷的，家裏人個個好笑，便對那常州廚子道，老爺是瞞不過的，那廚子却毫不爲意。果然他老人家吃了雖好吃，却放心不下，叫過廚子來嚴厲的問道，「你的菜作的沒有假麼？」廚子道，「稟督辦，全是真素。連東洋的味之素都沒有放一點。那是東洋大蟒蛇熬湯作的，吃了造孽。」胡督辦高興道，「難得你知道這個道理，佛說輪迴歷歷可據。今生我們吃他的肉，

來生必須要還他的。你要欺我，是你造孽。阿彌陀佛管着娑婆世界，無有不知的事情！

「廚子道，一小的一向在廟裏作齋飯，無事也曉得念南無阿彌陀佛。怎能作這事？要是欺了老爺，佛爺也不能小的。」胡督辦聽他說得有理，還有些遲疑。這位廚子一定要我們老世伯親自到廚房裏考查。督辦也去看了果然乾淨。後來督辦還起了兩三次疑心，問到廚子，廚子抵死不承，一口咬定是素的。督辦才無話說。一直到現在還用着這個廚子。後來家裏人和他閒談起來，這廚子說他手藝也平常，不過他深知吃素人的心理。他說他從前伺候過一位老爺，和我們胡世伯差不多，他又要吃假素，又怕別人背後笑他。所以千方百計的總要作成一個局面。那就是作成一個別人哄他，他完全被哄為局面。他要人家哄他。一方面他自己可以吃到葷菜，同時一方面他還能使人不敢在他面前說，也不能背地裏笑他，因為他是根本完全被哄了呀！這廚子一邊說着一邊大笑他說他以前的幾個廚子所以弄掉了飯碗的原因，並不在作葷菜，只在不能理會老爺的深意，老爺所以鬧得天翻地覆的，完全為的逼大家上這條路，可惜家裏人知道得晚了，廚子這樣一說，

家裏人才算真明白過來，原來老爺不吃真素，不吃假素，却要吃別人負責任哄他的假素。

〇

樹生滔滔的說了一大篇，直把個寒瓊笑得嬌喘不迭，用手在胸口撫摩，樹生起身，在她背上輕輕的搥着道，

「防備笑痛了肚啊。」

寒瓊慢慢的止了笑，由着樹生在背上搥，歇了一忽兒，嬌聲道，

「你搥得真好，我此刻軟得都要睡了。」

說着便懶懶的靠在樹生胸前，樹生只覺得溫香軟玉，偎倚懷中，那一副又慵又憨的小樣兒，實在迫得人心頭拍拍的跳，不禁也緊緊將手圍了寒瓊的身子。低下頭連連用嘴唇輕噉她那隻渾妙天成的耳朵邊兒，默七的溫存一晌，寒瓊然忽然問道，

「我畫的畫兒，你說像馬湘蘭。你也願意我將來作一個馬湘蘭？」

樹生聽了寒瓊這一句話，覺得他聲調幽沈，其中含有無限深意，不禁心中一警。寒

瓊近來對於他大有委身之意，他如何能再招惹？他只有裝痴之一法，對於寒瓊的暗示一概不理會罷了。此時寒瓊又在打動自己，只可勉強敷衍道，

「那是名垂千古的事，我當然願意呀。」

寒瓊恨得將樹生那隻摟在身上的手揪了下來，死勁的一擰道，

「唉；你去罷。我知道你是英雄，你的心是鉄打的！」

樹生仍舊支持着，勉强的笑道，「你怎麼了？」

寒瓊道，「警方這裏有一個池子。池子裏只有清淨的止水。這本是靜的。忽然來了一個人將水心用竿子撓動了。池子裏波紋也起了，泥也上來了。這人却沒看着濁水不管了……」

寒瓊說到濁水的濁字，心中不由一酸，底下的字也低微了，眼睛裏的清淚，明珠兒似的往下滾，再也說不下了，樹生聽了她這一番言語，因為適才有馬湘蘭的話，却想起王百穀寫給馬湘蘭的信上曾有一見道旁花着雨，彷彿湘娥面上啼痕耳，「這樣兩句。現

痴心，自己却又添了麻煩。本是出來尋歡的，那知又鬧了一番苦惱。想到這裏心中意興全消了。便辭了寒瓊獨自回到家裏來。他心裏只以為這苦惱是暫時的。回到家裏和鄧瑜胡扯一頓也就完了。他那裏知道寒瓊得了他那句暗示，便沈心靜慮的謀畫實現他的理想呢？可憐樹生處在這種環境裏，還自己玩弄手法要朦混過鄧瑜和寒瓊。這種兩面的朦混方法，日子行得久了越發使他心裏生厭。他覺得像鄧瑜和寒瓊這樣的女子，知識太開了，感覺太銳了，實在難以對付。那怕極小的事情，也會引起她們極端的注意。一天儘忙得彌縫，解釋，那有那坦白真摯的愛呢？因此他也格外想念那個可憐的阿毛。越覺得阿毛可憐，越顯得自己卑鄙。越覺得阿毛天真，越顯得鄧瑜和寒瓊狡猾。

這一種比較的念頭，隱七的蟠伏在他的意識的下層，愈久愈纏綿，時時形成了他的幻夢：

他覺得那正是暮春的夜裏，他的住宅內正宴請着二三十位嘉客。絕大的廳裏懸了各種大小精雅的電燈。男男女女有坐在小椅上吸烟的，也有促坐在沙發上談笑的。大廳的

外面是絕寬的院落。院裏花木陰虒芳菲一片。榆葉兒梅却比去年開得太早些，密虒的花朶兒雖然叢攢枝頭，但是已經落了四處的花瓣，散嵌在細雨初過的潤土上，海棠和丁香却在芳時。十幾棵丁香噴出千萬的碎玉花兒壓在綠翡翠似的葉上，垂垂的懶懶的，彷彿在向人撒嬌。海棠樹要比丁香少了幾棵，夾在丁香叢中不甘降服，越發顯出精神來。那花兒聚在一起也不知是羞是嗔，都露出薄暈的小紅腮兒。每棵樹的花皆從根上開起，一直開到梢頭，一枝枝的紛霞碎雪續簇得幾乎看不出綠葉兒來。只有梨樹澹然的開出叢叢潔白的花兒隱在大大的葉子裏，似乎是不肯爭妍，但却愈發的得人憐惜。遠處的玫瑰尙沒有到時，只有許多嬌黃的花朶兒散在細密的葉兒縫裏。他彷彿記得和阿毛結婚已有二三年了。這些花兒皆是阿毛慧心督促匠人培護的。此時他正從花外要走到廳裏去，遙見廳內燈光從廣闊的玻璃窗射將出來。花叢映了燈光更覺添了愜七的幽致，天上星河散布，靜靜的籠罩了這懽樂的庭院。他在靜處不覺站住了，遠遠的從玻璃窗裏向內看去。阿毛正以主婦的資格在燦麗的光中與客人酬對。她身上穿了一件孔雀尾色的絲絨單衫，襯了裏

面的白蘭綢內衣格外出色。那剪裁那式樣正是名成衣師的傑作。珍珠的項鍊長長的垂了下來，時時在她酥胸上動搖。她那發育健全的身體正是一個優美的婦人型。天真的微笑永遠留在她的唇角邊。端秀的眼神永遠留在她的瞳仁裏。那眉毛依然淡七的掃開，但頭髮却剪成時世的樣子了。他得意極了，幾步走進廳內，阿毛恰好在和劉子和的夫人談繪畫呢。子和夫人道，「你看那些紅紅綠綠的大三角兒堆在一起算是甚麼畫兒呢？」阿毛笑道，「啊，我不敢批評，因為我還不大懂……那張水彩畫是他一定要替我配框子的。我真羞死了。」他看見阿毛說這句話的時候翩然指着自己向子和夫人又笑起來。他果然又看見壁上金色的鏡框內正懸了一幅阿毛的畫。他又記得阿毛曾經和自己在法國學過美術，所以她的法語說得也很流利了。他又覺得寒瓊和鄧瑜也都是這晚上的客。鄧瑜正因為她的丈夫劉少樸在和別人談話，她便移到阿毛這邊來坐下。鄧瑜談話的聲音依然是高亢急促的。一面談着，一面舉起那鑽戒晶瑩的手來揮舞。阿毛嫻靜的聽她的話，但是時時點首，時時呈現笑靨，有一種流麗的風神含在莊態裏。他又偷眼去看寒瓊，她正坐在一

張大軟椅的角上。她穿了一件極秀長的袍子閃着不定的絲光。她靜止的沒有說甚麼話。那種清幽的美是她獨具的特色。但是她的秀頰上的薄七胭脂終掩不住那一點鴉片烟氣。她的手臂也太瘦了。在燈光下，她分明藏不了遲滯的病態。他似乎聽見許多來賓全在切七私議寒瓊和鄧瑜都不及他的夫人阿毛。全說只有阿毛是受過高等教育，最優秀，最文明的妻子。

客人忽然都散了。只有阿毛換了雪白的睡衣斜凭在鏡台前。他愛極了，用力的抱住她親吻。呀，他發現他懷中的夫人正是被他驚醒了的鄧瑜。

這終於是一個幻夢而已。阿毛還是在春水鎮呢。他有這個勇氣去尋她回來實現他夢裏的婚姻麼？

這樣矛盾的光陰不覺又度到次年的夏季。樹生從外邊回來直揮着扇子叫熱。

鄧瑜笑道，「你不要只瞎嚷熱。你先到洗澡房裏去用涼水漏子痛快沖一沖。我這裏叫人將荷葉粥涼在院子裏。你沖完了出來吃一兩碗不好嗎？」

樹生果然依她。出來吃了粥又甜又香，綠陰陰的顏色甚爲悅目。樹生一氣吃了三小碗。又教將冰箱裏的西瓜切開來吃。

鄧瑜等樹生吃了瓜，說道，「今天真光換新片子。我們去看看好麼？片子演完，瑤臺屋頂上的跳舞也玩起來了。」

樹生道，「好太太，你看我才換了一身中國衣服，正想寫意寫意。我們就在家裏歇歇不好麼？」

鄧瑜微笑着沒有言語。樹生恐怕她心裏又不痛快，便道，

「你要出去，今天月亮好，我陪你到北海划船罷。那處風還涼些。」

鄧瑜笑道，「我不去。」

樹生央告道，「好罷，你不去，我想去呢。你陪我去一次好了。」

鄧瑜經樹生拉了幾次，才答應了。兩人到得漪瀾堂船碼頭上，那船伙計早看見了，跑過來請了安，便將船撥靠了岸。

樹生扶鄧瑜上了船，自己也下來了。交給鄧瑜一隻小槳，自己却撐開一對大些的槳，將船慢慢划開了。不消幾炷，船已漸近湖心。漪瀾堂後山上的老柏樹，隨着船身搖蕩，一個個的都慢慢伸出頭來。連那圍城上面的松枝都漸可以看得見。樹生慢慢的搖着槳，告訴鄧瑜道，

「你回頭看看。」

鄧瑜回過頭來笑道，「啊，有趣呀。」

原來船越划得開，越看得遠。岸上的景色隨着船轉。這時遮着月亮的一塊雲已經颳去。那月光像水似的灑灑開來。天上是潔靜空明，但是樹杪以下却是高低歷落的反顯着陰暗。所以映得那些高坡上老樹的枝柯，黑魘魘的伸在碧空裏，彷彿龍一般的怪物，張牙舞爪的要作勢攫拏。月亮靜靜的在樹枝裏半露半藏着，靜白的裏面顯些薄黃色。船兒越遠月兒越高，漸高到天頂上來。樹影也沈下去了，月亮也顯得小了。

樹生道，「這味兒多清幽。就是沒有風也覺得涼快不是？」

鄧瑜靜止的仰望着發呆，也沒理會他這句話。忽然低下頭來，看見船邊的水，閃閃發光，指着喚樹生道，「你看！」

樹生依她手指看去，那湖中的水波承在月亮下面鋪開了一長片銀紋。最遠的地方最亮，最寬。鱗鱗波片，燦爛動搖，沒有一秒閑着。愈近，亮的地方愈窄。窄到船頭，幾乎像沒有光，只有柔波相銜顯出澄澄的暗色罷了。

樹生道，「我們將船划轉了去，在荷葉邊下還可以聞些香氣。」

鄧瑜點首示意，樹生便將船漸上擺到荷葉邊下。鄧瑜看見船旁有一枝未展的荷葉，映在月下娟娟有致，伸手要折下來。誰知身子向旁一欹，船身一動便忙縮了手。樹生便替他折了下來。只聽得荷葉相摩的聲兒，更不聞一毫別的音響。

鄧瑜道，「別的船都到那裏去了？」

樹生道，「你沒看見麼？他們都到對岸五龍亭去了。」

正說着鄧瑜猛然聽見背後很遠的撲通一聲，彷彿一個很重的東西投到水裏去。

快回頭，却只天水茫茫一些東西沒有。樹生看見鄧瑜神氣有些慌張，便故意的怪聲叫道，

「呀，水鬼！」

鄧瑜本來就怕，一聽水鬼更不禁毛骨悚然，笑着罵道，

「你幹嗎這樣嚇人？到底是甚麼呀？」

樹生笑道，「你看呢。是魚啊。」

鄧瑜靜靜等了一歇。果然遠處水面撥刺一聲，又是一條魚從裏面跳出來。只一霎時水花四濺，映得月光閃了閃便沒有了。

鄧瑜笑道，「這魚敢是作了總辦，得意忘形了！」

樹生也笑道，「我們且把船划過去罷。」

於是兩人又將船向西南划去，漸漸到了長橋的邊下。這時月色益發清綺。那長橋靜靜的橫在南海與北海之間。金鰲玉鯨兩個牌樓挺挺的立着，越顯得海子裏寂靜。水面微

風拂在臉上，全無一些子暑氣。

鄧瑜穿的是一件黑色薄紗袍。樹生借着光看見套在胸前的織金背心子，閃着細碎的亮兒。那兩彎玉臂隱約的籠在紗裏，說不盡的誘惑人。

樹生不禁向前坐近摸着鄧瑜的膀子道，「好涼啊。」

鄧瑜不及回答，樹生却又想起和阿毛泛舟的事來。又不禁想起鄧瑜那一次的飛醋，吃得好不難爲情。便悠悠的嘆了一口氣。

忽然問鄧瑜道，「你覺不覺得我有些異狀麼？」

鄧瑜道，「我倒不覺得。我只覺得你肚子裏時時刻刻在打軋姘頭的主意。」

樹生聽了不覺好笑，便對鄧瑜道，「我告訴你，我的身體和我的心已經分了家了。一切事情請你原諒我！」

樹生說到原諒，也不知那裏來的悲感竟自落下淚來。又怕鄧瑜看見起疑，忙偏過頭去，裝作收漿。且喜鄧瑜未曾看到，對於他說的一句話也只認作普及敷衍的，絲毫也不

會理會。

樹生歎了一忽兒道，「天氣涼了，我們回去罷。」

鄧瑜見他又是心不在焉的，心裏不覺又氣起來，便冷笑道，「好了，回去罷。男子漢結了婚，作了丈夫，當然有隨意指揮的權力呀！」

樹生也懶得和她多說，一直將船划近了岸，兩個人默默的回了家。

次日是劉子和的太太生日。樹生恐怕昨夜得罪了鄧瑜，便極力拉鄧瑜出去，和劉太太拜生。這一天恰好是禮拜日。樹生用全副精神來陪鄧瑜。鄧瑜原是小孩脾性，經他一哄也高興起來。兩個人一同到劉家。劉太太請了不少的客，白天一齊到電影院看了影戲。晚間在東興樓吃了一頓飯。等待飯吃完了，鄧瑜也有八成醉意。正待要走，天又落起雨來。別個客人都由劉氏夫婦叫了車子送回去了。鄧瑜因自己有汽車，特意叫車夫將車開到家裏，把雨衣拿來。不多時雨衣拿來了。樹生伺候穿上了。扶了她到車子裏來。一摸鄧瑜的臉紅得發熱。便低聲道，

「你怎樣這般獸吃酒？」

說着又用兩個指頭兒夾着鄧瑜的腮說道，「臉上這樣熱，烘得皮膚上的粉格外香呢！」

鄧瑜眯着眼睛無力的靠在樹生肩頭又懶又嬌的說道，「唔！不要鬧了。我要睡。」

樹生見了她這副媚勁兒，又是映在車燈底下，糝七糊七愈顯得動人。不禁心頭撲七亂跳，左手向鄧瑜胸前按來按去，右手便要勾過她的臉來。鄧瑜酒醉心靈，恐怕車夫知道，趕緊將樹生推開。附着樹生耳朵低低說道，

「你要親等回到家裏罷。」

說着又將自己的左手抬起送到樹生唇邊。那意思好像親七手不算犯法似的。

鄧瑜說話的時候，從口裏一陣七噴出酒香來，薰得樹生也昏七的。此刻便捧起鄧瑜的手來使勁的嗅個不住。好像這是樹上新摘下來的一個佛手，拿他嗅了解酒似的。鄧瑜隨他嗅着，自己却軟軟的靠在車角上，有氣無力的說道，

「你開開我這一個手上的粉還是那粉麼？」

樹生道，「不錯。」

鄧瑜不覺笑將起來，將手一抽，用手指頭劃着樹生的臉道，「羞啊，羞啊，這樣不識貨，還虧你開了半天！」

樹生將鄧瑜的手奪過來，再放到鼻子上道，「等我再開開看……」

正說着兩個人的身子都忽然向前一傾，車子支七響了起來。樹生抬頭一見，原來已經到了羊肉胡同口裏。對面恰有兩部汽車一齊擠住。故而車子忽然停了。

這時兩邊的車夫，那邊要這邊退出口外，這邊要那邊讓幾步。彼此就搗起麻煩來。樹生從玻璃窗裏向外看着兩腳一線一線的密排着向下降，車夫自去爭吵。自己坐在豐軟的車茵上擁着一個媚人的妻子，覺得非常寫意。信目看見左邊是一家油鹽店。櫃檯上頭懸了一個雷燈倒也很亮。那櫃檯旁站了一個青年女子，似是傭婦一流，手上拿個玻璃瓶子，等這汽車過去。

樹生猛然看見那副相貌大吃一驚。恐怕錯了，趕快將窗上玻璃放下一縫，從縫裏仔細一看，心裏立刻如同沸了水一般。蝎子螫了似的忙將玻璃關起。扭過身來向右看。將鄧瑜的手也不知何時丟到一邊去了。

鄧瑜見他跌裏跌氣的，便輕輕笑道，「喂，車子已經走來了。你還沒有聞出來是甚麼味兒麼？」

樹生也沒有言語。忽然自己又警覺了，便忙問道，「你說什麼？」

鄧瑜吃吃笑道，「我看你是有些神經病了！聞了手，就聞糊塗了麼？」

樹生看見鄧瑜不曾留意，心內稍爲安靜些。便勉強的拉過鄧瑜的手來道，

「我慢慢的聞罷。」

說完了，就將鄧瑜的手蓋在自己臉上！假作聞香，也不作一聲了。耳邊鄧瑜還嬌聲說道，「你是獸小子，你是笨蛋，是飯桶。這不是柯特公司的粉嚙！早換了，換了好幾天了喇！」

樹生由她一個人賣騷，却輕輕問道，「你摸我額角發燒了不是？我頭腦忽然痛得狠呢。」

鄧瑜聽他這樣一說，真個摸道，「是有些熱，你怎樣了？」

這時車子已到家門口。鄧瑜酒意似乎驚醒了一些。將樹生掖着到臥房裏來。樹生便睡下了。鄧瑜本來也乏了，胡胡塗塗的被樹生矇混起來。看見樹生睡下，料也無妨。身上被酒催得軟了的，也自睡下。不消多時早已香息微了。

樹生側着耳朵聽到鄧瑜睡熟了，再也睡不着。輕輕坐起來，獨自對着壁發呆。心裏暗暗想着這一定是她。那正是自己想念的人，抱媿的人。趕快去認她能！

不過樹生有這樣的勇氣麼？他不但無此勇氣，並且還十分狐疑呢。

「她怎樣來的？一個鄉下姑娘會跑這樣遠麼？豈不是那秘密她已經洩給別人，因而無賴的痞棍攬掇着她來放刁麼？」

樹生想到此地不覺心膽俱寒。再仔細思想，又覺得決不至如此。若是圖放刁來的，

應該早找上門來了。即使不然，也應該有律師的恐嚇信來了。一人再三想想纔得了些主意。但是精神已散，睡也睡不着。

次日樹生獨自將那個心腹當差的叫到密室裏來說道，「在羊肉胡同口上有一家油鹽店。你可以在這一兩天注意這店的邊近可有一個年青寒苦的婦人來買東西。你記準了，她身上穿的是藍布衫黑布褲，面目非常清秀。……」樹生想想說道，「你若是看見了她，你可以遠遠跟她，看她進那一個胡同去，到那一家門裏。這是第一件事。……先去辦了，再來告我。」當差的遵命而去。

到了晚上樹生得到消息，知道她進了那一家的門裏。又知道那一家是住在那裏已經四五年了。老爺在教育部裏當主事。樹生心裏漸七放下。便又告訴當差的道，

「你明天可以上前去問她，是不是姓秦，是不是從春水鎮來的。如果是的，你可以叫她來見我。」

當差的道，「叫她到公館裏來麼？」

樹生不覺沉吟了一會。心中暗想，普通當然最好是到旅館裏見面，又秘密，又簡便。不過像她這樣清寒的人怎好立刻就叫她到旅館呢？叫茶房看見了，又不像小姐太太，又不像陪娼。再加自己體體面面的去會她，不更使人驚異麼？但是除却旅館，朋友家裏格外去不得。想了一想，只得問那當差道，

「你有合式的地方沒有？」

當差的回道，「小的住家的隔壁倒有一所房子。現在空着呢。原先住的老爺，送家眷到南方去了。傢俱電燈都託拍賣行裏賣。現在拍賣行的人還沒有接頭。只有一個老頭子看門。老爺要到那裏。倒是頂方便不過。」

樹生道，「那麼就照你的話辦罷。你明天傍晚的時候，邀她到那裏等我。我立刻就到。」當差的奉命而去。

樹生忽又叫道，「你回來，你和她說話要客氣。她若不肯來，你就說是毛少爺請她的好了。」

次日，傍晚時分樹生獨自想了好久，心中定了主意。換了一身舊中國衣服，將帽子戴得低而又低。接着當差的通知趕快跑到那地方來。當差的輕輕引到院子裏面北房裏。讓樹生進了門，自去了。

樹生一進門，立刻看見阿毛呆七的坐在椅上。仍然是一身藍衣，顯出樸實柔順的形態來。樹生看見她一聽門響便驚得回頭看。那種神情使樹生弭緊了的心更加十分悽切，禁不住喉嚨裏哽出一聲低促的呼喚道，

「阿毛！」

阿毛一聽果然是樹生的聲音，心裏也不知是甚麼味兒。本來要站起來的，此刻好像觸了電一般，腿上一軟反倒坐下一腔悲淚，萬疊相思，再忍也不忍住，將個頭伏在臂彎裏，嗚咽抽噎再也抬不起來了。樹生慌忙將門扣好。又將門鎖上，窗帘放下，窗戶關好。仍就不敢將帽子脫下，接近阿毛推着她的肩急急說道，

「不要傷心，你說你怎麼會來的。」

阿毛一時那裏止得住。樹生只得扶着她的背心。看見她的左臂是垂了下來，便輕輕握起來看看。那圓潤的膀子，鬆秀的手還依然肥嫩。不過手掌上的繭却更厚些了，手指頭因為又多洗了兩年的衣服，也更粗一些了。雖然依舊潔淨，依舊纖塵不染，但從皮膚裏聞得出有日光皂的氣味來。那藍布衫洗得雖又清爽又有骨力，但是却補了一塊四方布。樹生輕輕放在唇邊吻了一吻。胸中鬱悶不堪，又是憐惜又是失望。

阿毛哭了一歇，等止得了，纔抬起頭來。樹生對面近看去，雖然黑瘦了些，那嬌好的輪廓終是存在。尤其是那一對曾經迷惑過自己靈魂的巨眼，此時哭完了，又溼又紅，顯出異常的美。那一種又天真，又柔弱，又愚魯的神情，全停蓄在兩個清澈無偽的眼球裏。

樹生低聲問道，「你怎麼來的？」

阿毛道，「我……」說了一個字，心中一酸，不由又湧出淚來，將頭又要偏過去哭。

樹生見她這付樣子，忍不住倒好笑起來了。忙拿出一條手巾替她擦臉。一看桌上還有茶壺和一碗斟好了的茶，摸匕還是熱的。便端過來叫她先飲一口。

又問道：「好阿毛，你怎樣來的？」

阿毛道：「不用多提了，一提我就要哭。你知道我現在還算是走好運麼？」

樹生道：「怎的呢？」

阿毛道：「我到這裏半年了。頭兩個月真是幾乎要討飯。現在在謝家作工，總算有碗飯吃。」

樹生道：「我前天晚上看見你在羊肉胡同油鹽店裏，拿了一個玻璃瓶。」

阿毛道：「是啊，那天老爺要和太太吃點夜酒，叫我拿瓶去打酒的。」

樹生道：「這樣說還是沒有頭緒。你把我們分別以後的事情告訴我罷。」

阿毛嘆氣道：「毛少爺，你知道我媽真是個好人，真是痛我。可憐她死了！……」

「阿毛一邊說着淚如綆縈又不能止。」

樹生道，「你不要哭罷，你直說。」

阿毛道，「我怎能不哭？你走後不到半年，我們的事情我媽就曉得了。」

樹生大驚道，「你媽怎樣知道的！」

阿毛急道，「我的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來。我急得只好用布縛起。……」

樹生急道，「你媽怎麼知道的？」

阿毛道，「但是我每天總要作事出力。我的胃口又變了，一聞煮菜的氣味就作嘔。身上一些氣力沒有。有一天我仰面灑衣服，要將竹竿子搭到樹叉裏。我因為樹叉子高了，便墊起腳伸起腰來向上搭。不料脚下石子一滑，我一跌便坐在地下。立時肚子便痛起來。越痛越緊我就哭了。我媽跑來將我扶進家去。那天晚上就小產了。我媽是這樣曉得的。」

樹生又急問道，「還有別人知道沒有？」

阿毛道，「這還不够丟臉了嗎！怎麼還讓別人曉得？」

樹生一顆心至此纔稍稍放下。不覺的嘆了一口長氣道，「唉，可憐……後來怎樣？」

阿毛道，「我媽一看見我是小產，氣得身上亂抖，問我怎的作出這樣……無廉……恥……的事來。我只得都說了。我媽聽了，看見事已到此，也是無法。又見我臉上焦黃，反而心痛我起來。將那去了的小胎孩暗七收起。就在家裏地下挖一個洞埋了。叫我睡下。她作湯給我吃喝。她的眼睛又不好，又勞又氣，又替我傷心，眼睛裏的紅障格外多了？歇了十幾天她忽然又熱又冷，不到三天她就死了。……」

阿毛說到這裏已成了淚人兒，禁不住痛哭說，「我媽待我太好了。就是親生的娘也沒有這樣。她死是我氣死的。可憐她吃了一世的苦，連個好媳婦都落不着！」

阿毛說着越發哀哀的哭道，「媽媽……媽媽……」

樹生心裏也如同受了極度的刀傷一般。便問道，「你媽死後怎樣？」

阿毛吞聲道，「媽媽死了，我更走背運了。家裏東西變賣了才把棺材抬出去。我是

甚麼事情都不大懂，喪事全是德全叔辦的。他辦完這事以後，自恃他算我家最親的人，又有了大功勞，就一切作起主來。本來家裏這點醜東西他吞了去了，我也無法，我也罷了。不料他不到七八天，他竟作起主來要將我賣掉。……」

樹生道，「怎樣賣你呢？」

樹生口裏問了這句話，眼裏看着阿毛又在無聲的垂淚，一時也不能回答出來。等了一忽兒阿毛纔說道，

「怎樣賣的？噯呀，世上不知怎的有這許多壞良心的人！那天夜裏我到吳四嬸家裏借針，回來走過劉瞎子大烟館的後身。忽然聽見德全叔的聲音在裏面嚷說，「阿毛不能當二婚頭的寡婦一樣算，這幾個臭錢不賣。」真是老天老菩薩有眼睛，偏教我聽見這句話！我那時身上都氣軟了，蹲下去靠着土泥壁聽他還說甚麼，只聽見德全叔那個壞東西一定要二百塊錢。那個人也不知是誰只肯出一百三十塊。我恐怕他們說來說去就要說成功。也不管一切，我就跑到家裏，亂拿了幾件衣服，死命的逃走。一氣逃出了春水鎮已

經半夜裏了。那時天又黑，路又生，也不知是甚麼地方。站在大路上又怕人看見了我。只得跑到墳地裏去，檢一個大戶人家的墳溝躲着。那墳溝四圍全是松樹，外面的人看是看不見我，可是我那一夜嚇也嚇得够了。等天一見亮才曉得這地方就是胡家灣。我想來想去只有到省城去，纔能安身。我就問路直跑到省裏來。在路上餓得只好討了吃。人家都罵我年紀輕輕的跑出來討飯，一定是個好吃懶作的東西。我那有心思和他們說。到了省城想起六太太常說李老爺住的地方來……」

樹生問道，「是幼枝嗎？」

阿毛道，「是的呀。」

樹生道，「怎樣？」

阿毛道，「我就找到李老爺家裏去。將這些事情都連哭連說的告訴了李老爺。」

樹生大驚道，「那些事情？」

阿毛聽了樹生這樣吃嚇不覺一怔道，「德全叔要賣我的事情呀。」

樹生道，「哦……幼枝怎辦呢？」

阿毛道，「李太太就留下我了。我在李家住了許多時候。真多謝李老爺和太太都待我好。我算是死裏逃生，一天到晚只用心作事。李太太覺得我太苦了，叫我歇工，不要在夜裏洗衣服。我心裏想着這叫苦麼。太太還沒有看見鄉下人苦呢。誰知德全叔那壞東西又打聽出來我在李家。他怕李老爺，所以不敢來。但是我總怕他，想想還是遠走高飛的好。我想最遠的地方要算北京，所以我一定要到北京來。在李家積了幾個錢我就來了。初來的時候，我也想若能和你見一面就好了。但是我從沒有在人面前問過你，一想問問就像覺得人家會知道你待我的情分似的。不想在人家作工，倒能碰見你。……毛少爺，……你知道我一直想念你！」

樹生看阿毛說着便低下頭去了，那天然的羞顏實在增加了幾分嫉媚。不過樹生此刻覺得又不能和她愛好了。他有他的道理，有他的苦哀！他沈吟了半天才問阿毛道，

「阿毛，你現在見了我，你可想要些東西呢？……」

阿毛搖頭道，「我不要東西，一些東西都不要。難得你待我這一片心到現在還是一樣的痛惜我，只你這一句話就夠了。我知道我的命苦，受不得好處的。」

樹生見阿毛還是依舊天真，依舊信賴他，不覺暗暗叫聲慚愧。又沈吟了一歇，提起阿毛的手來將心事告訴阿毛道，

阿毛，你知道我現在很爲難麼？我心裏實在想和你在一起，不過現在情形不同了。我已經娶了親，是鄧總長的小姐。我又在外面作了很體面的事情。現在我的行動，報紙上都要登出來的。我怕就怕的是這些事。越是作體面事情的人，對頭越多。他們無事也要找出事來作仇。你想若是他們將我和你的事鬧開了，我還能在此世上作事麼？……」

阿毛驚道，「我也想到這一層的。我知道我不配和你在一起。不過我心裏總止不住念你。我在世上就遇見你這一個待我好的人。既然看見你，就忍不住想見見你的面。這一見面，你不太危險了麼？……唉，還是不見罷。」

樹生安慰她道，「今天毫不緊要的。況且我也天天想和你見一面呢。」

說着又欸欸的對阿毛道，「我想我們要好一場，也是老天故意捉弄人。如今真覺得對你不起。你境況這樣爲難，我也不過意。好在我此刻，錢並不爲難，我想拿六七千塊錢出來給你。你也不要作工了。……」

阿毛搖頭道，「不能，不能，我不是早已說過了麼？我的命裏享不得福，有不得錢。我不能要這個錢。若說你待我好，我也早已知道，用不着給我錢我才感激。我出氣力作作工混飯吃，倒可以安穩。」

樹生不覺有些發急道，「我不是說了我有爲難的情形麼？」

阿毛道，「是的。我雖是一個鄉下人，却也知道些好歹。你待我一番，我決不能反過來叫你吃我的累。我明天就辭工走罷。」

樹生聽了不覺又有些悵惘，便道，「你一個人走到那裏去？」

阿毛道，「我自從逃了出來，把膽子也跑大了。那裏我不能去？我怎樣來的便怎樣

去。」

樹生道，「不過你還是帶些錢好。」

阿毛道，「手上零用的錢我也有。」

樹生不得已的笑道，「好阿毛，你聽我說完了，你再說行麼？」

阿毛道，「你說呀，」

樹生道，「我的意思是你在此地不便，在別的地方又爲難。所以我想劃出幾千塊錢來替你存在銀行裏。你在省城裏住也好，你在天津住也好。我再找一個人照應你。只說你受不了德全的欺負，我看不過去才來打抱不平。這樣豈不兩全其美？」

阿毛仍是搖頭道，「不好，不好，我一個人做女工很自在。德全現在也無有欺我的法子。」

樹生嘆一口長氣道，「唉，阿毛，我們就這樣完了不成？」

阿毛低下頭去半天也不言語，樹生看他眼淚又已灑了一襟，低聲道，「不會的！」

樹生看她這樣癡態，又禁不住問道，「那你爲何不要我的錢？」

阿毛道，「我實在覺得有許多錢反而對我無用。我命裏不能有錢。我心裏想能伺候你就好了。不過我又和你的身分不合。我想想我在你身旁於你不利，反而不好。倒不如我走開好些。我知道你心裏總記着我。這就夠了。」

樹生無得可說，只索低頭不語，握着阿毛手臂不住的揉搓。忽然對阿毛道，「阿毛，我想個法子讓你在我身邊罷。」

阿毛也似乎一喜，凝着一雙眼睛問道，「甚麼法子呢？」

樹生又沈吟不語，歇了許久才又搖頭道，「不妥，不妥。」

阿毛痴兀的看了樹生半天，越看樹生的臉，越模糊，眼珠酸漲，淚珠兒向下直滾，對樹生道，「毛少爺，我要走了。」

樹生雙手將阿毛抱起，放在膝上坐下。將頭靠在阿毛胸前死勁也不放。歇了好久，樹生覺得自己臉漸漸發起熱來。便將阿毛放鬆一些極誠懇的對阿毛道，

「阿毛，我的意思是這樣的，你聽着，我想將你託付給李幼枝。李老爺的爲人忠厚，你是曉得的。我將錢存在銀行裏，教幼枝替你經營。你可以安心度日。我在外面只說我以親戚的分誼幫助你。你德全叔決不敢怎樣的。」

阿毛執意道，「我相信我的八字，只能吃點苦，受點累。一過好日子，我就有禍事。而且我知道你待我好。若是我還無故的要你許多錢，我豈不變成了娼婦了？再說我若要你的錢享福，也對不過我死去的媽媽，」

樹生看見左說右說都不行，只好嘆了一口長氣道，「阿毛，我也沒有勸你的法子。難得你心地這樣一定。你倒有一個信仰，不管對也罷不對也罷，你的心總算安了。：

……」

阿毛也不懂樹生說的是甚麼話。只靜正的聽着。樹生心中又盤算了半天，最後將腸子硬起來說道，

「阿毛，你既然一定不要錢，你又明白我的困苦，你說不得仍然要走纔好呢。」

阿毛聽了，不覺也怔了。將眼睛垂着默然的癡看着樹生的衣邊。

樹生更堅忍的說道，「你要走是越快越好。」

阿毛極力的忍着，此時實在忍不住了。一邊答應道，「我走……明天我就走了。」

一邊聲音早又顫又硬伏下嗚七的泣成一團。

樹生只得撫着阿毛的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此時門外忽有急促的敲擊聲。樹生心中一驚，趕快躡足起來停在門內，低聲嚴厲的問道，「誰？」

門外應道，「是我！」

樹生聽得出是自己當差的聲音，便將門開了一道縫兒。那僕人急促的說道，

「太太在家裏忽然發起氣來。大約是那裏來了一封甚麼信，太太看見了。現在太太各處派人找老爺呢。我看太太氣大得很，不知是不是會找到……」

那僕人說得這裏將話咽住了，樹生知道他意思是指的寒瓊那裏。便點頭道，「我曉

得了。車子開在胡同口上麼？」

常差的道，「在呢？」

樹生心下不由得也慌了，便匆匆的回過頭來對阿毛道，「阿毛……我……去了。」說着也等不及阿毛的回答，蹣跚跑出門來，一直跑到胡同口上，進了車子，飛快的到家來。

鄧瑜正鐵青了面孔，一見樹生便大聲叱道，「你到那裏有什麼公幹去了？」

樹生正因阿毛之事沒有一肚子好氣，便冷笑道，「你是尊崇自由的人，高談愛情信任的人。平常你的行動可曾許我問過一次麼？我却每次都受你的拘束。這一次不答覆你也不爲過。」

鄧瑜見樹生居然頂了起來，火氣越飛起來了，便將一雙威棱四射的眼睛直逼着樹生道，

「你也配講自由講信任嗎？只有行爲正大的人可以有絕對的自由可以得人絕對的信

任。你若是查出我對你的愛情有一絲苟且來，我作出一絲的壞事，只要你將手槍拿出，我自己會立刻自殺。若是讓你唐樹生有說第二句的時間，我鄧瑜不算人養的！」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死力向樹生面上擲來，叱道，「你看吧！」

樹生從地上拾起那封信來，仔細的看了一看，越看越惱，心裏緊逼之中忽生急智。反而慢慢的將封信拆起來，輕輕的放到桌上，放低了聲音問鄧瑜道，

「你就是爲這封信生氣麼？」

鄧瑜怒道，「放屁！這還用你廢話？」

樹生笑道，「我看你生氣這樣燥如何是好。」說着又正色問鄧瑜道，「你知道你是總長的小姐麼？你知道有許多人娶娶你麼？你知道找我謀專求的人凡有稍不滿意便銜恨不解麼？你知道更有許多人娶拆我們的臺麼？」

鄧瑜教樹生一氣問了這麼多不由也覺有理。氣性便減了許多，問道，「你說是甚麼道理？」

樹生道，「我說甚麼道理，你還不知道麼？你是有名的時髦小姐。外面有無數的人把你看作頭獎的彩票，都想要得你的愛情，換句話說，都想要作個人財兩得的女婿；

……」

鄧瑜聽了不由臉上發熱羞了起來。便道「你胡說，我不是已經結婚了麼！」

樹生道，「我胡說？請你稍爲用一點心，你就可以知道妬嫉我們的該有多少人了。他們正因你已經結了婚，所以非打破我和你的夫婦關係，別人便不能和你再結婚，換句話說便沒有機會發財。你知道麼？這種信札甚至一切可疑的事情皆是他們使的手段。用這種手段能離開我們的感情，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你知道麼？」

鄧瑜聽了心中覺得便有些對不起樹生了。

樹生更往下說道，「我知道你愛我的心是最真摯最純潔的。憑你這樣管束我，就可作你對我愛情的證據。我所以無論那次都只讓你發氣我不發氣。這正是諒解你這一點真愛。……但是你要知道你雖然愛我的情極堅，那怕像黃金一樣，衆口還可以鑠金呢。」

這種挑撥之陰謀愈久就愈巧妙，你又是個火性子的人，我實在害怕，害怕你未必就能够始終不信讒言不變初心！因爲人心的變化實在難定，〇………

樹生說到此地心中別有所感聲音便低沈了。一個人靠在椅子上仰起面孔來看着天花板長長的噓了一口氣。鄧瑜也無言可說。屋子裏立時寂靜起來。

鄧瑜聽了樹生一番話，心裏難受極了，低着頭獨自流淚。歇了好久看見樹生那種蕭瑟樣子，忍不住投到樹生懷裏，雙手抱住樹生哭道，

「你不要傷心……我是始終愛你。我就時時刻刻怕你變了心！我只要一想到此地，身子立刻彷彿都可以炸開……哥哥……你知道我要求的只是你一心愛我。只要你愛我，無論何人不能引動我的心……我要是有一絲虛僞，我可以死？」

鄧瑜說着哭，哭着說。那淚水將樹生胸前都灑遍了。樹生見鄧瑜如此癡情，登時也感動極了，將平常不喜鄧瑜暴躁之意洗個乾淨。抱起鄧瑜來用手巾替她擦眼淚，深深的親着她的腮道，

「你甭你又何必這樣哭？方才生一場無意思的氣，此時那再禁得傷心？你這性情太小孩子氣了啊。」

鄒瑜只是假在樹生的懷裏不說話。樹生靜靜的撫慰溫存，好久好久，這一場風波算是息了。

但是阿毛呢？歇了一日自然有人報告樹生說她真走了。

樹生默然半日，甚麼地方也懶得去，獨自一人跑到得勝門內淨業湖去排悶。淨業湖北京人俗呼爲積水潭。因爲在開朝此地有淨業寺，所以寺前的湖便叫作淨業湖。這地方風景也只平常。不過空明澹蕩，站正湖邊一望，似乎一種曠逸蕭野的味，比太液池倒反有一長可取。

樹生到了緩緩的行在土地上，看着湖旁亂疊的石頭，被水濼繞着，水裏現出絲絲的圓紋，那沿岸的老樹，疏疏的站在一邊，雖然風靜也還自悠悠的擺搖。樹生本想步上匯通祠眺望，却因此處境界幽寂便停住了。看見前不幾步有幾塊高高的大石頭磊落的立在

水裏，便躡足登上去。用手巾拂了拂石上塵埃，靜靜的坐了。低頭看着澄清的水裏，映出自家的面貌。自己也覺得這水中的影子，殊爲蕭索，便自然的吁了一聲。抬起頭來遠望湖面空闊，上面青天籠罩着真是又大又高，極目不能窮盡。那四周的景物也無非對岸的民房，沿水雜生的水草，和一些柔弱的蓼枝兒。這時四周只是沈寂，只是蕭寥，樹生越發覺得這一個大湖是一面大鏡子，反照着高高的天，反照着自己茫茫的胸臆。不由得便念到此時心境，和在春水鎮旁沈思與阿毛分離的意味相同。曾幾何時，自家變到這般田地。

「阿毛此時究竟跑到那裏去了？自己和他一番交情，大約如此便了了。倒是回想自己生平用情，要算用在阿毛身上的最真，而待阿毛却最薄。不過阿毛終是得了自己的真情去了。這不可不算得是阿毛的最大收穫。想到這一層，阿毛之所以如此能得自己的真情的原故，只是因爲她真樸簡單。自己如此之對不起她，而她依然滿足，依然感念，這在自己的眼中看去覺得這種又偉大，又寬容，又真摯的人格簡直不是普通人的修養所能

得到的。以此，自己的情懷總越發悽戀她。但在她本身呢，如此作了，並不覺得有何等不得了的價值。若使是一個有學識的高等女子如此作了，那豈不說她是個聖人麼？以聖人樣的偉大，而行之不自知，所以在她雖然無所謂，在自己越發悲憤，越發覺得背負了她了。不過事到如此，她走也走了，難道自己便不活了不成？固然事情的錯誤，是自己一手作成的，但是已經過了。阿毛的可憐的情景也是最動人心的，但是已經過了，從少樸手中奪過鄧瑜來，鬧得有滿意中的不滿意，但是已經過了。寒瓊和自己的關係愈來愈深，但是已經過了。這一切的過去，皆是事實。事實不容否認。將來的途徑，不能純然不受過去事實的支配。……唉，錯了，算了。錯路也是一條路！索性錯開下去再說罷！

這時樹生覺得眼底忽有一個小黑影一瞥而過。因為正在出神也不去追看。那黑影似乎又瞥然的在背後斜飄了過來。原來是個紅蜻蜓兒在水面捕蟲子吃，忽高忽低的飛着，似乎是飛倦了要想落在一個木樁子上歇息，所以飛向樹生頭上來。及至飛近，纔猛然看

出是個人，所以又急忙飛去，却飛向水中一叢葭草上落了下來。樹生看着那小蜻蜓一個般紅的身子，張着兩對明紗般的翅子，靜靜的立在長綠葉上，只覺安閑得很。無意中又瞥見自己的車夫和當差的二人正在遠處窺探自己。便掏出隻表來看看時候已是不早，望了望周遭的雲水，便起身下來。車夫看見早跑過將車開來，當差的站在車門旁問到那裏去。樹生只說到苗總理家。

這苗總理字峻亭，乃是寶大銀行的總理，也曾經作過財長，乃是資本家之一。樹生與他曾經共過兩次機密，覺得此人尙大可利用，所以和他的交情近來拉得愈密。

車到苗宅，門上皆認識，便由一個漂亮小厮隨着樹生到內客廳來，替樹生燃烟奉茶自去。

少頃苗峻亭走進來笑道，「糖葫蘆！發財發財！」

樹生也笑道，「你再要叫我這個混名兒，我真要請劉崇佑或是江庸出來和你打官司了。我問你，今天怎麼這樣寫意？我以為要在你床上打個渴睡等你回來呢。」

苗峻亭一邊脚着雪茄吐出濃煙來，一邊說道，「甚麼寫意。今天和匯豐的外國鬼子打交涉討厭極了。我也纔回來，」

樹生由不得站起來，拱匕手笑道，「對不起！請峻翁趕忙到裏面尊如夫人懷裏，先親熱一陣再會客罷。」

苗峻亭笑道，「不要開玩笑，還有話和你說呢。」

說着將樹生手臂拉着，二人一同向大沙發上坐下。苗峻亭低聲問道，「上次和你談的那一節，你是不是有十分的誠意呢？」

樹生道，「當然有誠意，不然，我來作甚麼的？」

苗峻亭道，「徒然有誠意還不行，必得你自己拿得住在你老岳面前真能作結實了纔行，」

樹生道，「這事須要我作了你們看。此時我說得怎樣好，恐怕對於我們也是無用

。」

苗峻亭拍了一下大腿道，「好！今天夜裏藍玉伯家的飯局你一定也去的了。」

樹生道，「一定去。你不是和他們都已有一度的默契了麼？今天等鬧酒完了，我們索性具體的談一談。」

苗峻亭道，「如此最好」

於是二人便又仔細的借着這個閑空商量了半天。又吃了些點心，看看已是九點多鐘了，僕人報告藍宅已經電話催請了兩次。樹生和苗峻亭坐了一個車子裏一直到藍宅來了。穿過院子早見那五開間的大廳上電燈照得雪一般的亮。那主人藍玉伯早將兩隻肥脚托着他的五胖三粗的身軀迎了出來，唐苗二人一面照呼，一面却見裏面有四五個人圍在小圓大理石的桌上推牌九，

藍玉伯道「現在只等蘿庵一人了，你們二位先請加入人狗肉團體！」

苗峻亭早已含笑，道，「哦，這回是桑三哥的莊，來，來，來，來我要吃這一塊肥狗肉

！」

樹生不禁看着那桑慕蓮的面孔，正忙着理牌，那眼鏡兒早溜得快到鼻尖兒上來了。手上那顆絕大的鑽石戒指，閃在燈底下發出不定的光采，似乎告訴人他的主人雖是富人之一，但在這些財神會裏也須客氣些兒了。樹生和他只點點頭，隨又和那幾位略七招呼。知道一位是外交部的一個參事，一位是卸任江漢關的監督，一位是甚麼記不得了。同時同樣的和藍玉伯一齊加入了一狗肉團，大家賭了一些時候那要來的秦蘿庵仍自未來。藍玉伯只可叫家人開席。正忙着坐下的時候，只見一個家人將簾子從外掀起，秦蘿庵居然來了。當時大家坐定。

藍玉伯道，「諸位的貴相知我都打電話來請了。」

桑慕蓮一連輸了兩莊，心裏有些不痛快，說道，「算了罷，叫他們來了反而掃興。」

秦蘿庵道，「不行，不行。你那個月娥近來非常之西洋化，我正想借機會見見面揩

七油呢。」

大家也說，「熱鬧些好。」

藍玉伯道，「三爺。從衆罷。你還是叫月娥呢，還是要你的老相好暖翠閣？」

桑慕蓮道，「爲羅庵計，當然叫月娥。」

藍玉伯笑着點點頭，一面問好了各位，自叫家人去通電話。各人先自開懷暢飲起來。

最先藍玉伯的湘君來了。

大家拍掌，說是像個作主婦的樣子。

藍玉伯急得直擠眼道，「院子雖然隔得遠，希望諸公關於這一類的話，聲音仍舊放低點兒好。」

這句話湘君當然也聽到了。不由得向藍玉伯飛了一個冷眼兒，將那塗滿了胭脂的血嘴唇兒披了一披，表示罵他沒出息。

不一刻桑慕蓮的月娥，苗峻亭的林媚仙，秦羅庵的蘭英，參事老爺的憨珠和那個監

督老爺的一位細長的姑娘，皆已先後到了。

林媚仙挨着老苗坐下，噤哩咕訖說不休。桑慕蓮看得有趣，便大叫道，

「哎呦痛呀！」

林媚仙也驚得問是怎的。

桑慕蓮道，「耳朵咬脫了。」

林媚仙笑着將瓜子兒打了過來。

桑慕蓮道，「五小姐，你太難了。新學會了的細嗓兒，都不給我們來一段，還要打人。」

林媚仙道，「哎呀桑大人，少客氣罷。你的丑角兒是有名的。你要願意，我和你合唱女起解。」

桑慕蓮道，「好。」

隨即飲乾了一杯黃酒。那琴師湊上胡琴，便和林媚仙唱了起來。唱完了，慧珠又唱了

一段玉堂春。

樹生和慧珠原也認識。慧珠唱到「到如今不見我那三公子。花謝時，怎不見蜜蜂兒行！」便將眼看了看樹生，

樹生等她唱完首先拍掌。說道，「你身邊下現放着一個比三公子還好十倍的參事老爺？只是你得保險花兒沒有謝纔行呢。」

林媚仙看見趕快緊接她後面唱玉堂春，只道慧珠有意和她比勝，黛眉含怒早已不樂。此時見樹生說了這句話，心裏似乎很痛快。正待也說一句俏皮話，却見藍玉伯要替湘君唱，叫琴師快快板唱了一段珠連奏。

剛唱完，樹生叫的慧秋來了。大家都說來遲了該罰。

慧秋本來要坐下，此時却扶了樹生的肩頭，轉動那癡七鶯聲笑着說道，

「罰我唱一段打魚殺家。」

藍玉伯道，「哦，你道這個小傢伙，我要求你唱鬍子生你就不行」

慧秋也不答應便唱了下去。接着大家要求秦羅庵唱一段驚夢。

秦羅庵道，「沒有吹笛的呀。」

藍玉伯道，「早預備了。」

羅庵轉頭正看見酣春社裏的笛師劉鳳屏含笑向他請了個安。羅庵便施展出他的特長來唱了。這時藍玉伯高興得很，叫提胡琴的再拉，他要唱賣馬。樹生看他酒已吃得够了。一張大臉全充了血，彷彿是快腐的豬肝。兩隻眼倒却有精神，更顯得在雪亮的電燈下有些異樣。他的喉嚨本來粗，他的舌頭又不小，更兼他已經賣力氣唱過一大段珠連串的快板了，此刻嗓子發出的只是些沈濁的低音，唱到「剪頭去尾耍一耍」，這時候，那一「耍一耍」三字幾乎接不上氣。停一停，他勉強還把底下那句「倒教二位恥笑咱」，掙着唱完了。樹生聽他這一句尤其難堪，彷彿破沙鍋的聲音一樣。側眼看見湘君坐在他身後正抿着嘴忍笑呢。但是藍玉伯自己的臉上，看得出來却是得意的神氣。

唱得倦了大家又豁一陣拳，姑娘漸走了，纔胡亂吃完了飯。

樹生是和苗峻亭來談正經事的，藍玉伯奉羅庵桑慕遠都早有了默契。客人漸七走清楚了，這五個人都靜下心來，藍玉伯將樹生四人引進自己內客室裏來，那是一間絕精緻的房，正中放了一張大紫檀螺鈿的坑。周圍空雕起松鼠儵蒲桃的花紋，一個個松鼠兒在蒲桃葉子上似乎要活跳起來，映得坑上的棉褥子上的軟綢單子一深，一淺，一燦爛，一清素，

秦羅庵和桑慕遠二人早對面在坑上躺了下來。羅庵自拿煙籤子挑着磁盒裏的膏子在 那大而且亮的鴉片燈上燒。苗峻亭含着雪茄和樹生並坐在對面的沙發上。藍玉伯另坐在一個軟椅上，順手按着電鈴，叫家人切果子送到烟坑上去。五個人坐得成了一個不規則的大弧線。樹生只看着羅庵燒得那煙泡漸漸的響。還是苗峻亭吐了一口清淡的雪茄烟，說出話來打破了沈寂。

苗峻亭道，「現在我們五個人應該用極坦白極具體的話來討論那件事。樹生可以先發表意見。」

樹生微笑道，「我近來窘得很。前一兩個月替我老岳辦溜了十萬出頭。他手邊又很好。……」

說到此地聲音更低，低得只有他們五個人聽得到。樹生低低的說完了。藍玉伯正待發言，秦羅庵早將烟籤子放下說道，

「……既然你老岳對公債有意思，我們就作一作虧長，算是咱們和他來了一場大輪盤賭，」

羅庵說到此地，更鄭重的說道，「不過我的意思得要先讓他老先生吃點兒小好處，然後纔能讓他死心踏地的來賭，」

藍玉伯將手一拍大腿道，「羅庵的話不錯，我們不妨每人拿出兩三萬來湊上十一二萬，先請一回客，」

桑慕蓮道，「這話固然有理，但是我們一定還要先造些兒空氣，將空氣先造得濃厚些纔有實際上的效力。……」說着便對峻亭道，「關於這一件事情我看還是請老峻你

一手去辦，那些小報裏的記者先生都和你手下的人鬧熟了，」

苗峻亭道，「這是當然，不過我想光靠報紙上傳的空氣還是不行，必須和那個總保管的英國鬼子連各交通一通氣，只要運動得他口頭上有一種表示，那麼事情纔越顯得結結實實，老鄧纔肯下大力來作。好在這種不動文件的事兒，那小子平空的說句話就發財他又何樂而不爲呢？」

藍玉伯哈哈大笑道，「三個懶皮匠，參過諸葛亮！何況是幾位巨頭！歸納我們所談的建議，當然此事我們要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步讓他得些好處，堅他的信心，第二步先將價格鬧低一些，同時再造空氣，我們將貨放出去，使他漸七收買。愈收愈高，然後使算我們贏了這一場大牌九。樹生你還有何意見？」

樹生道，「我尙有何意見之可言？所欲言者無非補充的意思。那是說我們造空氣不妨先造些時候。但自票價飛漲以至隕落的時期至多預算三禮拜好了。若是再經長了時日，我們自己不來揭穿，社會羣衆也不能再被朦混了。設使那時叫別人倒了把，我們當然

不好。」

桑秦二人一齊說道，「那還用說，那還用說。」

苗峻亭道，「現在機會正好，整理案子裏的無担保公債多着呢。蓼村款子已經快還清了。我們就可宣傳將要拿這筆款來整理三八公債。三八的數目又大，又無担保。這消息一傳出去沒有不想發財的。至於老鬼子那裏如何接洽如何手續找都一概承辦。」

藍玉伯道，「現在真到具體問題上來，我那提議你們幾位想都替同。樹生手邊若現時不拿，我可以先代墊兩三萬。」

樹生道，「這點小款，我當然自己拿出來。」

這時桑慕蘊已經抽好了烟，拈了一片梨往口裏送。嚼着梨子說道，「那大筆貨若作好了，當然要多多的分歸樹生名下。因為這事樞紐全在老樹一人。我們直是湊七熱鬧而已。」

樹生正待謙讓，藍苗秦三人俱各連聲稱是。結果決定義務是五人共同分負，利益樹

生獨得一半，其餘一半四人均分。這件事情的大綱便算妥貼了。

五人又從長計議了些進行的細節，如何派狗腿子跑，如何傳播風雨，皆子細斟酌了。藍玉伯見事情已經就緒，便邀他們一同又吃了些稀飯。大家正值肚皮餓，見了這樣精緻的消夜，個個都吃得一飽。等得各自回家，差不多天也快明了。

且說鄧齋靜也是個精明老練的人，凡事非常審慎。他也是善作公債的一個人。不過天下事往往如此，越是會騎馬的人越容易被馬摔死，越是會作公債的也越容易叫公債鬧得傾家蕩產，他也正因非常審慎，所以別人的話他絕不輕聽，只聽自己愛婿的話。樹生又極能幹極端謹越發使鄧靜齋倚畀。老鄧的意思當然拿樹生作他的分身人。他自己所不能親作的事，皆惟樹生是賴。即如公債一事，他身為財政總長，關於市面種種複雜情形，一切皆聽樹生報告。這兩天樹生却從旁面幾個人傳出確實消息來說行市漸長了。靜齋聽了子細想想來因去果有些不相信，便問樹生。

樹生知道靜齋自己跑來上鈎了，便道，「岳父此時很可買些。」

靜齋道，「我怕作長貨不大可靠。」

樹生道，「不妨先少收一些。好在只要你老人家發一句話。部裏小鬼和外面的經紀那個不跑來？又不用交保證金，又不必拿現貨進來。即使賠了爲數也甚微。」

靜齋道，「是的，就照你的話辦，」

樹生便退了。靜齋日去發號施令，用一七七的價錢買了十萬貨。不到兩天，就漲後二五四了。

靜齋得到電話，不覺笑孜孜的無意中摸上袋子。挂上電話機，抽着煙一個人微微的笑。

樹生恰好進來了。靜齋不覺笑容更展開了些，對樹生道，「你的消息倒比我靈通，果然漲了……」

樹生道，「那裏是我的消息靈通？還是岳父的洪福罷了……」

靜齋又遲疑了一下道，「這兩天謠言多極了，竟然鬧得我也不大明白，我看都是那

些投機家故意搗的鬼，暫時我再停一停，雖說是小筆款子究竟不必作那無爲的虧蝕，」
樹生微笑着將手一比，用指頭兒向桌上寫了一個字道，「還不是因爲這筆款快出來了，連各安有劃歸整理三八的意思麼？其實這個消息外面還絕對的不知道，現在的一切風乚雨乚都沒有關係，……」

說着又將眼睛看一看靜齋。只見靜齋聽得出了神，兩隻財迷的眼睛似乎要失自主力，那眼神在飄危不定之中，手上夾着的雪茄吐出清淡的煙氣，靜乚的向上噓得筆直又疊起雲來，

樹生知道這話頭兒有些入港了，便笑着帶一種要求的神氣說道，「岳父總知這個關鍵，如若是實，岳父想來總要作一作，希望帶着我也沾沾光，」

靜齋道，「我的確沒有知道這事……。」

說着便將樹生拉近了些，低聲道，「現在我們先分頭注意刺探那真確的音耗，等到確有把握再說罷，」

樹生偵出他兩眼中灼灼的露出饑光，只微笑着唯唯諾諾。出得門來，便向苗峻亭那裏跑。兩個人又在呼風喚雨的方法上，和拉攏洋鬼子的方法上，得了一個更具體，更精密，更廣大的辦法，看準了時機一步一步的行。

這邊靜齋停了一日，見貨價果然低落下來。

但是晚上接到電話，靜齋用那老當靈敏的腦筋一想，知道又有些轉機，便又一個電話買了十五萬，價碼是一九四。果然第二天便漲了起來。靜齋逆料還要漲，雖然經紀人問了兩次，他只是冷冷的不賣。第三天果然更漲起來了。那行市直漲到了三十塊錢。靜齋腦子裏轉了一轉，叫聲「賣罷。」一下便賣出去了。這裏樹生又來了。

靜齋道，「你看這情形怎樣？」

樹生道，「長貨太漲了。我的意思是岳父還可趁落下來的時候，再買一筆虧貨。」
靜齋拍手道，「對！」

所以當天又賣了一筆十萬的虧貨。過一天虧貨的價格從三十元跌到二三四了。靜齋

一個電話又買進十萬來。這輕輕的一出一進又助靜齋發了幾千塊錢的財。只把個靜齋喜得忍不住腮邊的微笑。

那夜裏鄧瑜和樹生一陣到了鄧宅參與給老姑太太作小生日的酒宴。等到客散，靜齋依舊精神勃勃。坐在靠椅上，翹起一隻大腿來高聲和家裏人說笑。對樹生道，

「樹生，你看我這幾天臉上氣色真是不錯。廖次青月前替我看相，斷我月內要發財，並且說我還有十年好運。只是這個運之後有一年不利交脫，要我在家裏或者到外國去避一避。不過說起這話來可遠了！……」

靜齋越說越笑又拿起烟來吸了一大口。立刻不但鼻孔裏冒出兩條白氣，而且還將兩片厚嘴唇擱了起來，使勁將餘煙吹得很遠，似乎這一口烟可以代表他的豪氣一般。烟吹完又說道，

「你看一七七的那十萬貨是二五四賣出去了賺了七千七。一九四的十五萬又賺了一萬五千九百塊。這都是長貨。虧貨十萬又賺了七千六！……哈哈……運氣來了無

論作長作虧，一樣的賺！你看這筆小玩意兒台好來就是三萬一千二！」

靜齋說到得意之處，鄧瑜聽了也歡喜得跳了起來，一把拖着靜齋的肩頭，使勁的搖，帶笑帶賴的說道，

「爸爸只會自己發財。我那部蹩腳車子早答應給我換好的也不換！不行，爸也得給我另買輛新的！」

靜齋道，「別鬧，別鬧。現在你還是小孩子麼？你要買車，別人該買鑽石練子了。鬧回來，我的三萬塊錢還要倒賠出去呢。等等有機會總給你好了……」

樹生看得靜齋言外之意，是指的三八那事，便微笑看使了個眼色。靜齋也便不說甚麼了。樹生看出空兒來便和靜齋到另一間屋裏，密密的談到三八的事。

樹生道，「岳父對此，意思如何呢？連各安的意思是多半明瞭了。我特意思想出這種方法去探來的真相……」說着便湊近靜齋的耳邊噓了一陣。

靜齋驚喜道，「照你這樣說那準確極了！既然是他本人要想發財，當然我們可以幹

○我們趕快收買別人手上的。……至於政府裏對這件事說話要多冠冕有多冠冕。誰不知道三八的數目最大而且最沒有担保？政府整理這種公債當然是維護最大多數執票人的權利！也就是政府的信用和人民的利益的保障！」

樹生又囁嚅道，「話雖如此說，不過還是要慎重。」

靜齋道，「明天公宴席上有連各安我可以先探他的語氣。再正式和他磋商。只要我們拿准了他，我們就飛快的先買。公事積壓幾天，那是由我的事！在有公事以前多少社會有些觀望，我們所利用的就是這個機會！」

樹生不覺笑道，「岳父真是計畫得步驟精密。我得附在岳父名下小作一點。」

靜齋道，「那不用你說！」

光陰雖是一秒一秒的走，但走得極快。在這極快的光陰中，靜齋深夜回來，臉上神氣全變了！從汽車裏連跑帶蹣的跑到房裏，累得那滿嘴的鬍子都告了乏。劈頭慌七張張問到一個家人王順道，

「我剛纔打電話叫你告訴德泰銀號立刻買五十萬三八公債你告訴了嗎？」

王順垂手道，「總長沒吩咐王順……」

靜齋猛的將桌子一拍大怒道，「混蛋！我不管吩咐了誰！你快去問了來回我！……」

話還沒有完便急急忙忙親自要唐宅的電話。心中又焦又急，只怕樹生不在家。幸喜電力一通接話的便是樹生本人。靜齋大聲急忙說道，

「你快來罷！……快來，快來，……越快越好！」

樹生也匆匆跑了來。家人知道必有要事，只告訴樹生說靜齋在那個房裏，也不敢跟樹生進去倒茶。樹生一進門來，只見靜齋正自一人在房裏繞圈子。他一聽門響，看見樹生進來如獲至寶！不等樹生開口便急忙一把將他拉了過來，上氣不接下氣的低低急說道，

「準了？……準了！……千真萬確！……一毫差錯也沒有！」

樹生這時看見靜齋眼神都簡直是直的。便也低聲問道，「真的麼？」

靜齋此時纔覺得有些疲乏了。一下拉樹生同坐到大椅上說道，「怎的不真！午餐的時候，我正要問連各安。誰知那寶大的苗峻亭更比我神氣，已早和他談起來了。我清清楚楚的聽見苗峻亭一五一十的和他談。連各安親口表示願意拿款子作整理三八的基金。他願意保管。以前的舊案清楚了。細帳自有報告。又時意和我也談了。……」

靜齋越說越急道，「最妙的是晚十點的時候周麻子特意跑來報告我，他親眼看見連各安的電報稿子在公事桌上，就要發了。……我叫他作蜜探你是知道的。你看，這還有錯麼！此時三八的行市頂多不過二五幾。明天消息一露就飛起來漲了。你你你趕快分頭叫人買，越多越好！隨長也要隨買！快快！凡事要爭先一着……」

樹生不覺大喜道，「可證實了！那我必盡力作去……」

靜齋還是急急道，「愈多愈好！愈快愈好！」

北京城內的經濟界立刻起了大緊漲。新聞報紙雪片也似的登載着整理三八的消息，

尤其是那些晚報記得特別兇。不是說款子已經劃定，便是說財政部已與保管處訂有辦法。甚至辦法也都有登載的了。那些作白日夢想坐發橫財的夾潮流裏亂轉，如同大水裏的魚蝦一般，跳的滾的無奇不有。這豈但靜齋一人着急，就是那平日以名士清流自命的，和赳赳的武夫，匆匕的政客以及蚩匕之輩，三教九流沒有一個不想染指其中，嘗一嘗鼎中異味。尤其可驚的便是社會上羣衆的心理。風聲洶涌得最高的時候，人人心中彷彿都受了魔王的麻醉。并不待思索，並不待證明，便早已無條件的確認三八是有大利的公債。不但事實上沒有一人起懷疑，即使有了，也自己罵自己呢。羣衆的麻醉心理的力量既是無可抵抗的征了每個人的心，新聞紙的力量更如一把大魔扇，扇起了全社會的心頭欲火。那三八公債如同汽泡兒似的飛起來漲。

靜齋自命是內幕中的重要脚色，沒命的只催樹生買。一面自己又積極努力。經濟界裏來了這樣一個大投機家登時鄧公館差不多立刻成了一個公債的中心。

靜齋第一次用二五五買了五十萬。晚上又買五十萬，那價目已經漲到三四了。靜齋

聽得三八的價錢漲越越高興。那晚上親自握着電話機，又在親自吩咐，正這時，樹生一下進來，聽見靜齋正在大聲嚷道，

「你只管有多少給我買多少。你怕我不給錢嗎？賠了是我的！」

說着把電話機掛上，便問樹生道，「怎樣？」

樹生道，「已經告訴匯康家和通惠家合力開天大批送來了。」

靜齋道，「怎麼這樣慢！……」

說着却見一個家人進來垂手請他吃晚飯。

靜齋罵道，「混蛋！你眼睛瞎了麼？正在辦事，誰叫你來催我吃飯的！」

家人不敢說話，低頭站着不動。照例直等靜齋又罵「滾開！」纔退出去了。

樹生等家人走了，又和靜齋談了一忽兒，便也匆匆而去。

次日通惠銀號電話來了二十萬匯康來了三十萬，價目又漲到四四了。午間靜齋共又得了一百萬現貨，價目是五六。晚上價漲到六四了。靜齋又買進了一百萬。這光陰雖短

，但是社會上的風聲彷彿六月天的傾盆暴雨，偏七越發等不得似的，一齊都要擠在夕陽未落的時候潑天的降下。所以社會上越發雷聲隆七電光閃七，大雨越下得凶，三八的狂潮越洶湧起萬丈，同時靜齋的欲念也越來得大。他這時好似一匹極饒極兇的瘋獅子，三八公債便是一羣綿軟香肥的羊羔。這匹瘋獅子惟恐除本身之外尚有整隊的餓虎貪狼來搶他的口食，便更其拚命的將羊羔兒要迅速的趕到自己的山洞裏來，好留着一生享受不盡！他的心此刻已經成了溜了僵的馬。他的手也買滑去出了。眼看着價目又漲到七十元了，他又買了五十萬。這時他計算他各處大小收來的長貨總數已經達到了四百萬。如果他趁這時都賣出去，也可以賺一筆很大的財。但靜齋一心拿穩了至少還要漲到八幾以上。所以決不肯就此罷休，仍舊一勁的買。七三買了一百萬！七五了，又買一百萬！直到七九，他還買了一百萬！

正是這一百萬買進的電話終了後的一分鐘，靜齋得到了一個劈天的驚人消息！

他見樹生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全不是平日的態度，帽子也不脫，頭也不點一點，

張口就叫道，

「岳父！快賣出去罷！」

靜齋也覺一驚，急問道，「怎的？」

樹生道，「剛聽說連各安的態度陡變了！」

靜齋登時眼前一黑，耳內一鳴，趕緊道，「怎的？」

樹生道，「這消息非常的確。聽說連各安也表示，蔘村款雖已清楚，但不能整理三八。根據條約，應先行整理的案十多看呢。……我一聽見就趕緊買出一小筆。……又要向岳父請示……所以……趕緊又叫電話，偏七又叫不通。所以……趕緊親自跑來和岳父說。現在情形，外面還不大清楚！趁此趕快賣罷！……趕快！趕快！再遲就來不及了！」

靜齋聽了一時失了主意，便對樹生道，「我現在也無法想，你先出去再仔細打聽，看看究竟，是不是作倒把的故意放出的謠言呢？」

樹生沒得說的，只得垂頭喪氣而去。

靜齋心裏七上八下又拿起總筒叫經紀人的電話一間行市，果然陡的落到七扣上來了。○靜齋心裏雖是着慌，但他一口氣買了這麼大的一筆貨進來，一文尚未賺到，馬上便要他賠，着實心裏又氣又惜。○所以還是遲疑的不願就賣。○這種心理完全和賭場上人的心理一樣，越輸越不服，越不服越輸。○他這時因爲下意識的不服，便自覺的對這消息懷疑。○他不信這麼大的事，這麼多的數目便會在幾分鐘裏變出懷戲法兒來。○尤其不信他自己是深知內幕的人會也失了着。

光陰飛也似的溜了。○靜齋急得瞪了一縷癡想。

他癡想他自己此刻也許是在夢中，是因爲自己担心太過所以纔陷入了這一個相反的噩夢裏來。○他失望的胸裏，只盼望桌上的鐘，忽然大響起來，或是貓兒將茶碗打碎在地，下，驚醒了他，依然紅日滿窗，三八公債証實了仍舊飛漲。○可憐他翻來覆去，只是這一個念頭。

但是事實偏告訴他這不是夢！

他終於証明了連各安堅持條約，不予整理三八，証實了社會的空氣猛然轉了絕對的相反方面，證實了三八公債不但由七扣暴跌到四二，並且在兩小時內又由四二跌到三一，跌到二四了。

他記得大罵過許多次的經紀人，記得忍痛將三八在狂跌的時候賣出，想撈幾個萬分之一之本錢，記得每賣一次便氣悶得忘了天地，記得吃不下飯是常事，記得自得消息後不會睡覺。

這一切全是事實！總之鄧靜齋賠了！

他所餘的是甚麼呢？是茫茫的一片空虛麼？那決不是！他所餘的乃是刺心的迴憶呀。

他回憶他一共買了七百萬貨，後來拚命急着賣出去。那歷次可怕的減低之數目，他不忍想了。他只記得賣出的平均數是三折。這一進一出他一共賠了二百二十萬零四千幾

百元。在這筆大數目中，有樹生合夥作的小股。算起來樹生要賠將近十萬的數目。內裏痛惜自己錢，外面又覺不該帶累他夾在中間吃虧。

精神上的刺激加身體上的疲勞，鄧靜齋氣病了，那病是近乎一種怔忡和白痴的混和症。醫生當然很容易的看出他病因是受公債的打擊。藥物是沒有甚麼効驗的。白天樹生到醫院去探視靜齋，靜齋不覺看着他流下淚來，說道，

「樹生，我對不起你，可憐你也賠了這多，」

樹生心如刀割，不覺也流下淚來痛哭了，說道，「岳父您只管養病，你不必多想……」

靜齋狂笑道，「我怎能不想，天天想得我頭痛，那跟着我破家蕩產的人也不知還有多少，」

樹生看見靜齋笑得有些異樣。臉上的筋肉似乎都向斜方抽動。心裏害怕便將醫生叫來了。樹生將靜齋交付給醫生纔放心辭去。

這邊靜齋仍舊癡七的默想。到了半夜自己忽覺眼睛一黑。世界也完了，人我也混了，意外的橫財，意外的奇禍也都幻滅了。一切名譽，幸福，失敗，痛悔，種種好好歹歹的名辭立刻對他解脫了。醫生來看看，原來他已因腦充血死了。

樹生得着這個消息，任是再忍得住的鐵石心腸也爲之一慘。他也忘了哭，也忘了趕快去看。他只癡七的想，靜齋雖然吃了不小的虧，但是就他的資產之全部，和他的地位能力統統計算起來，也並不至就衰敗下去。現在落到如此結果，那麼，在自己手裏犧牲了的又多了一個了。這一邊是犧牲了一個人。這個人是自己的岳父和恩主。那一邊得了一大注橫財。這財正是可以拿去買花園，買莊子，買女人，買一切的物質的。

但是能够買一瓶洗去心中暗影的藥水麼？

樹生想着不覺又煩起來。同時念到鄧瑜，心中越發不痛快。她近來行動更散漫了，性氣更驕悍了，面貌更顯得太人工化了。但是樹生又想到她此刻已是個無父的孤女，自己作了她的丈夫應該寬容她，憐憫她。

如此顛七倒八的想個不休，無興頭的跑上醫院，和鄧家人將靜齋遺體收殮回來。一連又忙辦後事，不知不覺等得諸事辦妥已過了三個月。

在這三個月裏，政府的局面又變動了。樹生因為看見風勢不利，便趕早的將一切職務辭去。落得清閑一身，越發和寒瓊來住得親密，藉以排除心中煩惱。寒瓊本來癡心想嫁他。也越發的向他媚惑柔順，樹生只一味的利用寒瓊這一點痴心，樂得隨意敷衍，好在寒瓊身上多取些快樂，寒瓊不知就裏。只當樹生說的話句句都是真的，所以益發死心踏地的要拆樹生的家庭，好讓樹生和自己結婚。上次寫信給鄧瑜原是藉此安設導火線使樹生夫婦決裂。不料樹生三言兩語，却遮掩邊去了。現在樹生的心對於他的妻既是如是之冷淡如是之敷衍，而鄧瑜的脾氣又嫉妬得非常，這機會正在來了。

她早已用了種種方法將鄧瑜性情打聽得清清楚楚。她又暗地裏在娛樂場中屢次觀察了鄧瑜的舉止。她對鄧瑜只差着一層識面的關係。除此之外，她了解鄧瑜已到了很深的程度了。她知道鄧瑜是一個暴躁易動感情的人。她動起感情來，或者是失望，或者是滿

足，都要立時解決的。她尤其知道鄧瑜對於愛情看得最真，簡直抱了一個「不全有則寧無」的態度。她一個人在雪亮的大烟燈旁，靜靠的躺着，看出這是一個大間隙。她要進攻只須向着這一方，必可得手。她想到這一層更具體的計畫來，覺得唐鄧乖離即在眼前自己應該格外使出手腕來抓住樹生的心。

這天樹生來了。寒瓊正未將烟具檢起，聽得脚步響趕緊將門一下鎖起口裏說道，「請在外面等一等」

樹生在外間笑道，「甚麼秘密事，要這樣瞞我？」

寒瓊一面忙着將烟具收起，一面又忙着笑道，「我在換……呢！你這壞鬼！」又趕緊將窗戶開了，又急七跑進洗臉房去嗽了口，重新敷了一點粉。再走出來聞一聞屋裏沒有烟味兒了，纔開門叫樹生進來。那小鴉頭斟了茶自去了。樹生便輕輕抱了寒瓊在她含笑的臉上吻了一吻。又看見床上收拾得極清楚，便問道。

「你怎麼還沒吃煙？」

寒瓊正用手勾着樹生的頸子，便順手揪着樹生的耳朵媚笑道，「你不歡喜我吃烟，我不戒絕了怎的？」

樹生道，「真絕了麼？」

寒瓊道，「你是天天來的。你不信，調查好了。」

其實樹生在吻她的時候已經聞出些希微的煙氣了。此時明知寒瓊瞞着自己，但也可憐她一片癡心，自不便再說甚麼，反而摸着她的臉笑道，

「是的。你看腮上都比以前顯得胖一點兒了。」

寒瓊聽了自覺哄過樹生，暗中非常高興。忽然看見樹生鬢角上有幾星小白頭皮子。

便笑道，「呀，你真癡叻，你看，也不叫人替你梳一梳頭髮。」

說着自去拿了梳篦等物。叫樹生坐了，替他在頸際圍上一塊白綢大巾。檢了一個象牙篦子，慢慢的給他梳了起來。

樹生道，「你也坐下。站着不累麼？」

寒瓊微笑道，「我一點兒也不累。不過請你老實點兒罷！人家在替你作事呢。不要動手動脚鬧得腰裏怪癢的！」

一面說着，一面將篋子拿給樹生看道，「你看，頭皮子也不少了。」

樹生笑着也不言語，只看着她將篋子放下，又將梳子拿起替自己將頭髮分開，梳齊了！纔叫鴉頭拿去收拾。寒瓊自己又洗手了。樹生之樂也用不着形容。便一連在寒瓊家沈迷下來。白天裏出去會一會客，順便到家裏看看。總說是要謀機會須得在外面跑。

第四天樹生自己覺得和寒瓊膩得太久了。那天陪她吃了夜飯便回家來了。走進屋裏來正見鄧瑜很忙碌的指揮僕人收檢東西，將自己的和她的都分開。樹生一見心中便知不妙，不覺胸口緊壓了起來。但是還極力的在表面上作出鎮靜的樣子。

鄧瑜一見樹生回來了，便不檢東西，很客氣的說道，「樹生，請裏面坐。」

說着自己先走到裏間，樹生只得跟了進來，一面覺得鄧瑜的神態異常冷靜，異常勉強，和平時絕對不同，心裏也忘了是悲是懼。

鄧瑜等樹生坐下，自己也坐在對面說道，「我們離婚，應該找那個律師去證明好呢？」

樹生看着鄧瑜那一種嚴肅的面色，不覺怔了。其實他心裏並不是怕離婚，或者簡直可以說是正希望離婚。然而他此刻不自禁的覺得這一幕悲劇真的展開了，又不免有些失措，也不免有些傷心。

但他在這種生活裏也沈悶得够久的了，索性解決了也好。便仍舊極力鎮靜的說道，「你怎麼忽然說到這一句話呢？」

鄧瑜冷笑道，「事實已經逼到這一步了，你還想隱瞞我麼？」

樹生覺得一切秘密都叫鄧瑜知道了，身上立刻局促不安起來。

但還是忍着，勉強苦笑道，「你且慢慢的說。」

鄧瑜道，「是的，這事實也必須告訴你。我昨天到你的小公館裏去了。是你的情人寒瓊女士請我去的。」

樹生起初只道是鄧瑜自己偵探出來的。此刻一聽鄧瑜的話，立時便悟到此舉完全是寒瓊的策略。那麼真是一點也瞞不了鄧瑜了。不覺對於寒瓊有些恨意。

鄧瑜却不管樹生怎樣，很安詳的往下說道，「昨天下午三點鐘，寒瓊拿了你的名片請我到他家裏去。我進了客廳纔知道是甚麼寒瓊的家。當時我沒有看見你只道是遇了甚麼騙局，心裏非常驚慌。幸喜寒瓊就出來了。果然是一個非常清秀的人。他對我非常客氣。他說她本想來到我家來看我，因為恐怕發生誤會所以請我到她家去。他對這種不禮貌的事，向我十分抱歉。漸漸便談到她和你的事上去，她把所有的經過，你待她所有的種種情分，一絲不漏都告訴我了。我想我也不必再在你面前說你心裏日夜透熟了的事。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她已經舉出種種你和我沒有愛情的證據。並且她又已經引我徧游她的內房。我在各處看見你的衣服，他替你刷得很乾淨的，看見你題跋了她的畫兒，看見你寫信的桌子，桌子上有你烟盒。還有……」

樹生道，「够了。據你說的我簡直要拿那裏作家庭。其實我並沒有要和她結婚的意

思。她一人胡思亂想要和我結婚倒是真的。……」

鄧瑜道，「請你且慢說。我再告訴你她說的話。她說她和你的愛情在名義上是對不起我的，她極其知道。但是你和我不無愛情在先，和她要好後，這是事實。現在這樣的事實還是有加無己。她以此請我考慮。……」

樹生不覺大聲道，「那是她的策略！」

鄧瑜冷笑道，「你是專會說這一種話的。你哄我也哄得够了。我知道你是一個藝術家！你能將假的說得和真的一樣！你把我的心賺去了，你好於中取利！老實告訴你，我現在信任寒瓊的心倒比信任你強得多。我當時聽到這一些事實，又氣又悲，幾乎暈過去！但是我能够怎樣辦呢？我在她家裏我能發脾氣麼？我回來恨這女人恨極了。恨她玩弄我如同小孩兒一樣。我爲這個哭了一夜，想了一夜。現在我明白了。我到很感謝她。不管她愛你也能，你愛她也能，我不知道，我也不須知道。不過你不愛我，我現在澈底的知道了。若非寒瓊，我怎能知道得如此清楚，所以我倒感激她這一片坦白的態度。我是

一個坦白的人，不慣和善用心機的人在一起。尤其是沒有真正愛情，犯不着空担一個夫妻的名義。這是我堅持的信仰。所以我現在要離婚。」

樹生見鄧瑜越說越嚴正，也無可奈何，便道，「你真的都已想透澈了麼？」

鄧瑜冷笑道，「我怎的沒有想透澈。現在我不但覺得沒有愛情不能作夫婦，就是作了一對有愛情的夫婦又待怎樣？不過兩者比較，有愛情的，彷彿耍得花樣多些的戲法兒一般，能够多哄人一忽兒罷了。既然我們連這個都沒有，也只可散夥了。我現在很明白世界上甚麼事是真的？我也不必死死的在一切都是虛偽之中要尋甚麼真情。人生不都是這樣麼：我在識破你的情是假的以前，不是一樣的相信是真的麼？那時候我心裏是如何滿足如何得意！怎麼也不相信是假。可見得假的也未嘗不能給人一種滿足。那麼，在這種相反的情形之下，又安知真的就準能給人滿足呢？而且又何必一定要真的呢？再說起來。我在相信你是真情的時候，我時時刻刻覺得這真情來得不易，總存一個患失患得的心。一天到晚惟恐我失去了你的真情。這就是痛苦。現正我倒覺得很坦然，無一些憂慮的

痛苦了。」

鄧瑜說到此處，聲音不知不覺的便漸漸高起來。方纔矜持的嚴冷態度漸漸弛懈了去。心裏的氣憤漸漸長了起來。

便索性說下去道，「回想我當初作女孩子的時候，對於世界的希望多大！我看重情愛比任何都寶貴。我看了多少男子，不是太固執，就是太浮囂。只有你最能幹，最聰明，又最忠實。所以我嫁你。嫁你以後我也的確以為我是世上最幸福中的一個人。我的心那一天不在你身上繞幾百次！以前雖然疑心你。但是同時也疑心我自己錯疑了你。只要你一解釋，我心裏便立時好了，便依舊信你，愛你。把你當作一個忠義最能了解我的心的丈夫！現在竟然證明了我的疑心並沒有錯。以前種種夢想，種種快樂，種種光榮，都被你打得粉碎的完了……完了！」

鄧瑜的話此刻已經達到她的聲音的最高度。她覺得臉上一陣陣的熱血直衝上來，身上的血管兒全都漲起，尤其是兩隻手漲得麻木了直發顫。

她忽然警覺了。忍不住悲愴的叫道，「鄧瑜，鄧瑜！你不是已經明白了嗎？你不是已經立誓不生氣了嗎？爲甚麼現在還生氣？你到現在還自己制不住自己的情麼！……」這幾句悽憤的話夾着眼淚一齊下來。鄧瑜便倒到沙發上痛哭起來了。樹生爲她這一種痛楚的狀態所激，也忍不住掉下淚來。

便走近鄧瑜說道，「你不要這樣傷心。我承認實在對不起你。我不但對不起你，對不起的人多了。你以爲我痛快麼？我的苦楚至少比你要多十倍百倍。就以情愛而言，老實說，我實在不怎樣愛你，但是也不愛寒瓊，我愛的具另外一個鄉下姑娘。但是現在萬事皆完了。我走的道路全錯了。那個人，我也害了她了。你們，我也對不起了。」

樹生說着，心中撫今追昔也痛哭起來了。但是鄧瑜見他一哭，倒反不哭了。鄧瑜此時對於樹生已經看得一文不值。他所說的話鄧瑜一字也不相信，只冷笑道，

「你的事情我不管。我並不和你尋仇。我要存心壞你的事，我就不和你離婚了。我利用作妻的地位，要和你起釁，那是極容易的事，不過我願意全捨棄了。妳還不感激我

成全你麼？現在我只和你談離婚的具體問題。別的廢話，恕我不理！」

樹生聽了，沈吟好久，纔苦笑着用毅力說道，

「我的話你愛信不信。既然你願意離婚，那麼我決定遵命好了！我和你結婚一場，無論如何我承認過錯。離婚的條件我願意和你從優商量。」

鄧瑜道，「謝謝你。我首先解決的便是這所房子。這房子雖是我父親給我的，不過你却花了不少裝修的錢。」

樹生趕快道，「那不成問題。這所房子當然算你的。並且這屋裏的傢具字畫古董陳設，我都願意留給你。說是作為紀念，我想你一定不高興。只算保留原狀，省得拉零亂了，容易惹起你的悲感罷。」

鄧瑜聽樹生說了這幾句話，真又引起傷心，不覺又掉下淚來。但是她使勁的用手巾擦去淚痕，極力鎮靜說道，

「很好。你不覺得我忽然變得卑鄙了麼？」

樹生道，「絕對不然，我此時看一切東西都不算甚麼。你能多要一點我倒好些……」說着很傷心的歎了一口氣。

鄧瑜冷笑道，「你的神氣很不錯！好在一兩天你將事辦妥了就可和寒瓊結婚。那裏有的是好東西。到那時你再快活，更顯得稱心。這時候當然可以作些悲傷的樣子，買一個臨別的秋波……不過雖是假的，我倒也很感激你這番意思！」

樹生此時也無話可說，也不願再說甚麼，便說道，「好了，你不是要談具體的事麼？」

鄧瑜道，「這要看你如何處置，我不先提意見。」

樹生道，「我的財產你是知道的。今年春天在家鄉置了一些田地，又在省裏買了那兩個店面，那一所住宅。京中所有的全是銀行存款。我的本意是要在青島買一所房子。不是你說青島不好，我又嫌大連不美，所以沒有辦了麼？現在這款子全給你好了。」

鄧瑜倒想不到他會這樣慷慨，心中不免感動起來。便很誠懇的說道，

「樹生，我總算和你作了一場夫妻……」

鄧瑜的聲音到此又哽咽了，不覺忍了半天的淚纔接下去道，

「我只恨你無情，並不是貪圖你的財物。你將全部資產給我，你將來在社會上的後援是甚麼呢？我父親給我個人名下的私產也够我自活了。你在家裏買的產業，還不應該歸家裏公有麼，好意思再拿出來變賣麼？你除這這一筆銀行的錢之外，難道還有別的麼？……」

樹生聽了鄧瑜這樣真摯體諒的話，立時藍玉伯家夜宴的情景，鄧靜齋死前的失神，死後的淒慘，一齊攢上心來，掩面哭道，「你不要問了，我此後浪跡天涯了此一世，……」

鄧瑜見他真個悲哭，到底女人心是軟的，不覺心中想着又似乎可以不必離婚了。但是她同時也感覺到事已至此，若不離婚，那簡直是太滑稽了。所以也只無言相對陪淚，後來鄧瑜提出意見，叫樹生給她一萬元，此外一切費用不要。樹生執意不肯。最後決定

樹生給她五萬，這問題解決以後，因為他們沒有小孩，所以沒有別的更重大的問題。於是，他們便談到離婚條約上來。

樹生道，「離婚後，你預備立刻嫁人麼？」

鄧瑜聽了心中極其傷感，沈默了一晌，笑道，「嫁人不嫁人，不是你管得着的。我幾時找着忠實的人幾時就嫁他，用不着你來問，不過離婚條約上，當然應寫明彼此可以自由另行婚嫁。……這一條與其說是爲我，倒不如說是爲你。你是有意中人的。恭賀你新婚萬歲！」

樹生聽了也不言語，霍地裏站起來取下袋上佩的筆，拿了一張白洋紙，急急的寫了一篇離婚契約，遞給鄧瑜道，

「請你看看大意對不對，字句妥不妥。」

鄧瑜仔細看了一遍提出一兩點意見請樹生修改了。樹生又照原文鈔了一遍請鄧瑜簽字。這就算是草約。當下兩個人說明了第二天拿去請律師再斟酌。事實上，當天就分居

○二人將大體談好已是很晚很晚。鄧瑜自回臥房睡下。樹生胡亂在外邊軟椅上蜷臥待旦。

次日一早，樹生醒來便計算暫在中央飯店住下。匆七起來便要出去。忽然想到還是辭一辭好。又轉過身來走到臥房門前敲了兩下。聽到裏面問是誰。

樹生道，「瑜，我去了，你要出來見一見麼？」

等了一歇只聽不到回答。樹生正待再問，忽聽鄧瑜道，

「你先去罷，你住的地方通知我。你的衣服什物我會派人送去。……律師那裏請你去。……我們歇兩天再見！……」

那聲音悲而且哽，聽得出來鄧瑜已經又哭了。

樹生勉強忍住悽涼，立了一忽兒便自走出來。親到車房去喚起汽車夫。車夫雖然驚訝，也不敢多言，匆七的把車開到中央飯店。樹生開了房，隨便的洗了面，便納頭而睡。○直待下午一時醒來，一看旅館房間的佈置，頓感到新鮮的刺激。一切顯得異樣不舒服。

○心中茫七不知如何是好。左思右想只有李幼枝一個，可算得能知自己心的人。他現在賦閑，先請他來陪着自己再說。所以趕緊跑到銀行電匯了五百元請幼枝飛速來京。一人仍舊回到旅館來，胡亂吃了一點飯，也不知是甚麼味道。心中七上八下只是想着靜齋的死，一幕一幕的慘象，如同影片似的清七楚七的在腦裏映開來。中間又亂七八糟的夾上阿毛的別事，使他想起阿毛來簡直不知何處去探訪消息。

晚上，汽車夫運了幾隻箱子來，樹生也懶得動問，由他去了。又歇了一晌，茶房拿張片子來，樹生看了淡然道，「請進來！」

原來是寒瓊到了。

寒瓊一見樹生，不由得有些不自然，眼圈兒似乎有些紅。走近樹生身旁，挨着樹生坐下，低聲道，

「你心裏恨我麼？」

樹生此時面色非常呆板蹙着眉答道，「離婚是無害於我的。我也早有此心，只不過

因爲退縮，沒有痛快提出罷了。你這回算是促成我這件心願的事。我應該謝謝你！」

寒瓊忽的一笑道：「真的麼？……不過你要原諒我的心！因爲你，我甘心去犯一個最大的罪名！」

這一種笑，是寒瓊特有的媚笑。這不是純粹天然的笑。這是加了不少的人工練習的巧笑。這種笑是她的一種暗示，暗示她的心已經醉了。你要愛她，你只管抱她好了。樹生當然早已經得着這種了解的經驗。在平日，樹生經她這一笑！便早不自持了。因爲她這種笑不輕易有。這是她擒縱男子的特點。

但是此時樹生看了只覺悲哀只覺無聊，靜止的，固然也不抱，並且也不撫摩。最後却深止的歎了一口長氣！寒瓊見他歎氣，便將纖手握過樹生的手來。身子雖是和樹生平坐着，却是幾乎半靠在膀子上。衣上頸上的幽香一陣陣的吹進鼻孔。她那特殊的幽韻聲音款款的向樹生安慰道，

「這事是我得罪了你。你心裏悲哀，我應該負責任。你且不要忙。你若還愛她要和

她再合，也容易。現在還未公布，只要你示意自會有人來調和，你看你何必如此頹喪？又何必住在旅館裏受罪呢？……」

樹生仍然不說話。慢慢的從懷裏拿出烟來，劃着火，悶悶的吸。

寒瓊又輕聲問道，「你不知道我已經給你收拾了房麼……你……不到前半個月說的話！……」

寒瓊不由便斜睨了樹生一眼，眉宇之間分明大有幽怨之色。

樹生慨然說道，「寒瓊，我的心已經死了！我告訴你，我也不是無情的人。但是對我的太太和你都沒有激起最高度的情。這不是因為我對你們薄待，也不是不想拿我的情，激到最高度，來送給你們，豈但不是不想，我會極努力了無數次，要向這方面作。因為這樣作成功了，我的心也快樂了。不過事實上，心境上我作不到。大概每人的情有一定的限量。我的情也許在遇見你們之前就盡量的用完了。我和我太太結婚，根本上並沒有愛情，不過拿愛情作面具罷了。和你呢，我的居心更不可問。老實說我就自始沒有

想到除和你作膩友之外的事上去。我爲要達到和你作膩友的目的，所以不能不拿柔情作手段。我所以如此辦，只是想在膩友兩個字裏找點兒麻醉，和你吃烟差不多，結果是我固然得了我所求的。但是得不償失樂不敵苦。爲甚麼呢？因爲你被我蒙混了，你居然動了一片真情。我見你動了真情，而你又不是能使我死心愛你對你忠實的人，心裏便進退爲難，我哄了你這多時候，我害了你了。……我只恨我這一顆心，怎麼這樣的不安定！

樹生說着，看見寒瓊已然怔住了。那兩彎修眉似蹙非蹙，更襯出她的神情可憐，不過樹生也無暇憐她，仍舊很興奮的往下說道，「凡是社會上的一個人決不是僅七一面。至少他有兩面，頭一面是他拿出來讓社會上人人知道的。譬方說，他是一個政客，他會辦事，會演說，會作文章。但是第二面呢？那就是藏在裏邊些的了。這一面包涵着更多，也許是他不可告人的悲哀，也許是在道理上，世界上的人連他自己都不能原諒，而其實是可以原諒的錯誤，也許是他一己乖僻的性格，也許是他惹出來的難解的糾紛。

這些事他都不願意告訴人。但是在他人呢，也正不須知道他這些裏面的細情。只要知道表面就够了。不但不須知道，而且要嚴防知道！因爲你和他作了朋友，一旦知道了他的裏面，便證明你和他已是深交。深交的朋友不能不負義務。你既知道了，就得替他分憂。要不然，人家就會覺得你這個人是個涼薄的小人。但是替人分憂與人幫忙，又是常常妨害到自己的事！所以老於世故的人，在社會上和人周旋常常要保持一條線。這是一條防範和人太深的線。在這條線以內你儘管和人不要太淺了。因爲「太淺」也於自己不好。並且這裏還有一層，深交的朋友世上當然也很多，如果真替人家分了憂呢，那倒好了，怕就怕的是，不但分不了憂，反而添上人家的忿，生出自己的憂。……」

樹生這時聲音極是有節奏，神情却更奮厲了。接着不由聲音高起來道，「普通朋友尙且如此，男女若到動了真情不更深更麻煩了麼？再還要更進一步結婚，那只有更糟罷了。寒瓊，你到現在還只認識了我的表面。在你眼裏我很溫存的體貼，我很敏捷機警，而且我還似乎拿真心對你。所以你覺得我好，愛我，要和我結合。……不過你要注意

，你已經走到那一條線的邊兒上來了，線以外便是萬丈深淵。你會看見我的一切！你會傷心到極點！同時你又加了我的痛苦！……我哄你哄够了。你假使也是哄我，倒不妨彼此對着消遣一下。無如你現在已動了痴心，你作出這樣有決心的冒險事情來。我很感激你這一片意思。……所以我不能再哄你了！」

樹生此時鼻尖上不由得酸了起來，強忍過去，也說不下了。他却見寒瓊耳根子紅了起來，又白了下去。坐在那裏局促到萬分。臉上已經罩上一層極厚的怒意，却又不便發出。只是顯得又羞又恨。又失望，又進退為難的神氣。良久，良久，寒瓊極力衝破了不安的空氣，極力的作出自然的笑容來說道，

「你說的這番話可笑得很，你說我動了痴情了麼？要嫁你都嫁不上麼？恐怕這是你要面子的話罷！拿一個女人的面子犧牲了，作成自己的面子。……」

寒瓊忍不住氣了，將手使勁捏起拳來，頓足道，「你太忍心了！……你太豈此有理了！」

這時寒瓊簡直氣得不能呼吸。吞了半天的氣又說道，「我是看透了你們男人的惡根的。誰拿痴心給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誰留戀你！留戀你這樣的人，落得今天！……」

寒瓊不覺大哭起來了。

樹生看見寒瓊完全否認他自己的態度，知道她是羞憤極了的反擊。那種勉強的辯白，只是爲想在自己面前保全面子。在自己這樣並無絲毫看不起她的態度之下，她還要保持這一點虛偽。足見要想拿真心相感，引起共鳴，的確不容易。樹生由不得又觸起種種煩惱，恨不能立刻身化爲骨，骨化爲塵，塵化爲煙，煙又飄散了一點兒沒有纔好！又看她一面強辯，一面却又忍不住哭，越發露出最隱幽的弱點，便越發可笑可憐。索性等她哭一歇，纔說道，

「我告訴你，我對於從前走的路，現在都要往回再走。我剛纔說過了，人的情也是有分量的。我很隨便的就愛上了一個鄉下姑娘。到後來我丟了她了。但是我身子雖丟了

她，我的心却始終不許我丟她。我想勉強的熬些時候也就完了。誰知越熬越不對，作了說不盡的錯事。我要去找回她來！她回來了，我就好了。我也知道世上的人看見她和我一齊，人人都要唾罵恥笑。但是我不能依社會爲轉移了。我正是把社會把物質看得太重鬧壞了的！」

寒瓊此時眼淚也乾了，對於樹生的話一些也不聽，默默的自去披上外套，開門就要走。

樹生看她那樣子實在可憐，便拉着她的手道，「你不要忙着走。我再告訴你幾句話。我也知道你這時候心裏非常恨我。但是這恨終須有的。與其留到將來叫你恨得更深，不如提早在今日，譬方生瘡一樣，破頭早，好得也早。這時候忍些兒痛罷。不過這痛苦是我給你的。我在精神上不能補償你了，只可撥一筆錢給你。這數目和我送太太的離婚費一樣多。我明天就通知銀行去。……」

寒瓊不覺冷笑道，「誰希罕你的錢！」

說着也不顧樹生自己去了。樹生一直送她到了大門，看她進了車子也自回來。

次日，樹生正待去找律師，忽然寒瓊的電話來了。

寒瓊道，「你昨夜也許受刺激太過了，所以行爲會那樣的反常。你此刻想七你說的話叫人受得了麼？我一直到現在沒有睡你知道麼？我一回家來還是氣得要命。後來仔細想想你也說得可憐。你一人要住旅館，我也只得隨你。活該賤骨頭要討苦吃呀！……不過我還可憐你，等午飯時我叫人送兩樣菜去。……喂，喂？你怎麼不說話呀

樹生道，「我正要去找律師，有話遲日再談罷。」

寒瓊道，「你看你這樣冷氣！倒是要擺架子給誰看呢？人家縱是沒有人要，也不至於一定賴七死在你頭上，何必如此拒人？……真是連從前替人家洗筆，人家替你疊衣服的情面都沒有了麼？」

樹生在耳機裏聽得這幾句話，越說越低徊宛轉。最後一句簡直幽咽得似乎又在啜泣了。

便說道，「你剛纔說我的話對極了。我現在是非常可憐。但這樣可憐，只是我自己找的。你的好意我謝你！我們等一會兒再談好麼？」

歇了一霎，聽得寒瓊嘆了一口氣，已把耳機掛上了。樹生便也掛上。一逕出來，路上心想着寒瓊用意還是很癡。她現在撇開那事不談，只管送東西來，又論那個似愛似怨似繼似續的話，無非想用柔絲繫住自己的心。她看見自己一時走到極端，料想急切用強力也拉不回來，所以索性放鬆了由側面攻擊。這純是以退為進的法子罷了。

不一歇，已到律師家裏。便將那契約拿出來和他商量。律師隨意參酌了兩三處。樹生又電請鄧瑜來當面和律師談了，又經過一次簽字。草約便由此定局。原文請律師事務所的書記共繕三份。約定第三日要同到律師處正式簽訂。這件事便這樣解決了。

樹生又匆忙到銀行去，會着經理，將撥款給寒瓊的意思說明了。手續辦好，又折回旅館來。提筆寫了一封簡單的信通知寒瓊。

正是此時，寒瓊送的菜也來了。樹生一看是一樣清湯火腿白菜心，一樣芥菜腦燒鴿

子蛋，兩小盤小菜一樣鹽水鴨掌一樣泡菜。並且附了一封小信。那信封正是自己替她鈎的漢碑「寒瓊白事」四個字拿去叫清秘閣刻了印的。那信紙也是細刻的百玉圖譜，隱隱的和她的名字暗射，那葵黃色的花紋印在潔淨的宣紙上，都是自己曾經用過心思，寒瓊曾經賞讚過的。又看那信裏說，這四樣菜是他愛吃的。旅館裏雖然也許有，只怕不乾淨。所以自己親手作好送去，預計送到時還正可吃。

樹生看了不由喃匕道，「誘惑！誘惑！」

便照呼茶房將菜拿去吃了。一面看見原來打聽阿毛的僕人來了，便吩咐他再去原地探問阿毛的蹤迹。

到了晚上寒瓊又派人送衣服來了，又有一封信。樹生也不開封，只加上一個信封由郵局寄還去。一人孤孤獨獨在旅館裏只盼望僕人的回話，又急念幼枝怎的既無回電又不見來。歇了一日好容易聽到僕人送來的消息，越發等不及幼枝。樹生心裏不覺疑起幼枝來。

那曉得心裏動了這一個疑念，許多的疑念都跟着來了。一忽兒仰起臉來看着房頂，便疑心這房子當初作的時候未必就不偷工減料，又經了這些年，難免不動搖了，也許一年，半月，或是一點鐘之內就會倒下來。一忽兒看見壁上懸的日曆是英美烟公司印的。那潔白的紙上印了一小橫行字道「大炮臺香煙宜於燈紅酒綠時吸之。」便又疑心這句話有意譏諷自己的，怎麼燈紅酒綠的時候纔宜於吸大炮台香煙？不用說現在自己一個人枯寂無聊是不宜吸的了。但是自己却又正在啣着一枝大炮台的煙。這不是明明反罵麼，越想越覺不快，就將煙拋到烟盒裏去了。

次日起來很遲，疑心也更大。他看見那個茶房給他送牛乳來了之後，似乎很注意的看了他一眼。他不由得更狐疑起來。難道是茶房知道自己和阿毛的事了麼？或者他知道靜齋是由自己而死的麼？再不然，他也許知道自己有錢要來敲一筆竹槓。再不然，他一定是看不起自己的行藏，故意用冷眼表示姍笑的。樹生想着便看那牛乳，覺得中乳裏也未見無毒，就沒有吃了。一人在屋內，心中七上八下不曉如何是好。中午茶房報告有姓

李的來訪。原來幼枝到了。樹生不覺喜出望外，連忙迎了上去。一把將幼枝拉進房來，順手將房門鎖上，緊緊握住幼枝的手道，

「大哥」你來得好。我心裏悶得發慌。……」

說着又指指外面道，「他們都可怕得很，處處在伺察我。」

幼枝叫他這樣一說，摸不着頭緒，見他神色倉皇，形容也憔悴，只道是他受了政治上的甚麼影響，有仇家要報復他。便道，

「你只好放寬心，現在政局並沒有變得很利害。我想於你絕對沒有妨害。」

樹生道，「不是，不是，就連這些茶房恐怕都是偵探，所以我連早上的牛奶都沒有喝，你看那月份牌上印的那些字不也是語含譏笑的麼？」

幼枝聽得他似有理似無理的離奇話便不由的疑心到他或者是有些精神病。而且好好的。一個有家的人忽然搬到旅館裏來，尤覺奇特。便問道，

「我是接到你的電報來了的。你怎的叫我到這裏來？爲甚不住家裏呢？」

樹生道，「我已經離婚了。」

幼枝驚道，「唔！你離婚了？」

樹生便將離婚經過告訴了幼枝？又把和阿毛的事和寒瓊的事，尤其是心中種種苦惱，全都告訴得清清楚楚的。幼枝也聽得呆了。

樹生道，「大哥來得正好。你這一來不啻作了我的恩人。能聽了我的話，同情我，幫助我的就只大哥你一人。我現在萬事皆看得輕，只是尋訪阿毛爲重。我知道他現在保定作工，我一定要到保定找他。大哥你也得陪我。」

幼枝道，「你怎的知道的？而且保定一個大地方，你怎的找她？這是大海撈針的事。而且這於你的前途也大不利。你現在已經有些精神病了。你只養病要緊……」

樹生作色道，大哥，你也是來偵探我的麼？你這樣遲纔來。我知道你也聽見了別人的話不肯幫我了。我病是有病。怎麼是精神病？你說我找她去於我前途不利。不找她去於她前途也不利呀。一個可憐的女人四處漂泊着，就應該的麼？同是一條性命。怎的便

應該不顧及她？我的前途憑那點比她要貴重麼？況且她的前途又是我鬧糟了的，她又是那麼好，我不應該負責麼？更有一件事，我現在不但要去找她，還要越快去越好。我一起去，寒瓊的念頭也斷了。我怎的是精神病？你說我這想的不對麼？」

樹生說完了搖搖頭，蹙起眉來歎了一口氣。兩隻手只在頭髮上亂抓。幼枝看這種情形知道他心病已深，也非言語可勸。便說道，

「老弟，你說的自然有理。我也是特別過慮罷了。你既然要去我便陪你去。不過阿毛的地方你是否打聽清楚了呢？」

樹生道，「我打聽了。他從和我分別以後，就向他原來那主人辭工。說是要回家鄉省城去找事。那主人看他又年輕又會作事，又老實，便替他薦了一個事。是那主人的一個親戚要嫁女到保定。便叫他作陪房的。因為阿毛說不願在北京，所以那主人說保定也不在北京，不必定要到省城去。阿毛就答應了。那小姐姓齊，姑爺姓馮，姓馮的在保定電報局作事。這還不容易找麼？」

幼枝道，「是的。我們就上保定去。」

樹生聽了歡喜便要算帳走。

幼枝道，「太急了」

樹生道，「今天晚車正好。爲甚麼不去呢？」

幼枝看他臉上神氣又有些發急也只好順了他的意思。當晚由西站上了車。

那火車也正染了多年的沈疴。垂頭喪氣也和樹生同病相憐。樹生和幼枝一齊坐在二等車裏，燈光慘澹，車內的氣管子也沒有了暖勁兒。幼枝冷眼看見樹生低着頭，眯着眼睛，似乎要睡覺的樣子。那秀俊的面孔，此時映在微弱的燈光下，也成了一幅蒼白帶晦氣的形象。頭髮也因時常被手搔動，當然都蓬七的。

不多時查票的就來了。樹生看見前面一個穿制服的手上拿了一個夾剪走了來。後面跟着許多憲兵路警。簡直是一個小小的隊伍，樹生一眼看見其中有一個憲兵，身材高大，一張黑臉，一幅凶惡的眼珠，神氣似乎很注意自己。心裏便有些怯，暗暗的拉着幼

枝道，

「你看他是要逮捕我罷？」

幼枝道，「決不是。」

話還未完查票的已到。幼枝將票交給他，看了看，剪了一個孔，便很客氣的走了。樹生似乎心裏纔安一點。

查票的又走了幾步，遇着一個軍人，接過票來，一看不對便遞給憲兵正是樹生所怕的一個。樹生看見他惡狠狠的向那軍人道，

「你叫甚麼？你在那軍隊裏？」

軍人含糊答應了，憲兵順手將他上面口袋裏的名字布條兒扯出來看了一看，便說道，「你的護照呢？」

軍人退七縮七的摸出一個東西交給憲兵。憲兵像研究古史的學者一般，看了半天說道，「這是一封信。雖然蓋了印，算不得正式的護照，你混甚麼？公事公辦，鐵路上盡

遇見你這樣不憑護照的軍人，中國就要亡啦！你還要坐二等車！你不知道二等車的座兒是費錢的麼？有錢的纔能坐。你還不跟我來！」

軍人只得跟他一齊走了。

樹生看得清楚聽得清楚，又拉着幼枝說道，「你看這憲兵又在刺我了。他說有錢的坐二等車。這明明是說我有錢。他又不知道怎的要敲我一筆錢了。我們換一頭等票到臥房裏躲一躲罷。」

幼枝聽了真是哭也不好，笑也不好。便說道，「那裏有的事。你是病了。你害的是疑心病。就算換到頭等車，你還是不放心的。樹生，你現在相信我好了。」

樹生道，「相信你麼？我現在覺得事事都有可疑之處。」

幼枝勉強笑道，「你只暫時把你拋開。你迷信菩薩似的迷信我就完了。」

樹生也不說甚麼只笑了一笑就能了。

一夜過了，已到保定。幼枝和樹生下了車，便找了一個旅館住下。打聽了電報局的

地址。樹生急急忙忙便和幼枝同到電報局門房裏打聽姓馮的先生。門房間找那個馮先生。樹生便說是結婚不多久的。門房聽了笑道，「哦，是了。」

便將樹生引到接待室。等了一歇，樹生看得走進一個人來，面貌蒼老已有三十多歲。彼此俱皆不識。樹生便請教他。他說姓洪。樹生又呆了。

幼枝趕緊說道，「請洪先生坐。我們冒昧來訪實在對不起。這得容小弟慢慢說，因為我們有一位親戚姓秦的在北京作傭工。許久沒有見着她，很可憐她掛記她。打聽得這親戚陪送齊小姐到保定來辦喜事。姑老爺姓馮，在貴局供職。所以冒昧的來問一問。只因是間接打聽，所以都不大清楚。不知是否馮先生，抑或是洪先生。方纔貴門房聽了我們說新辦喜事的。便請老哥出來。不知府上是否有個傭工姓秦的？」說完了極力的陪笑。

姓洪的滿腹疑團仍不能釋，便勉強的也淡笑了一笑，遲了一會兒纔說道，「要是這樣說就不是了。局子裏同事的，先勸倒是有一位馮光甫馮先生。這馮先生本不是電界的

人才。只因前任馮局長是他的堂兄，所以他在局裏兼了一個事。現在馮局長早已卸任，馮光甫的事也撤了。」

樹生聽了只急得丟了魂，便問道，「那他到那裏去了呢？」

姓洪的道，「那我兄弟就不知道。」

樹生聽了無法，只歎氣搓手。還是幼枝想想問道，

「洪先生知不知道那位馮先生從前住在那裏呢？」

姓洪的說道，「他原住在局子裏。後來因為娶家眷便搬到西關外去了。」

幼枝還待要問兩三句，那姓洪的早已不耐，便說科裏有事，竟然進去了。樹生幼枝兩人，鬧得一場無趣，只索走了出來。樹生便要上西關外去探訪。

幼枝道，「我們先回旅館歇歇再說。」

樹生也只得勉從其意。到得旅舍樹生癡七的坐在椅上也不說話。幼枝更是無話說。不過幼枝心裏却是暗暗叫苦，想着樹生一個生龍活虎的人怎的忽然得了這樣怪病。現下

不但要陪他一起，並且還要担保他身體的安全。千斤重責放在自己肩上却叫人怎處？若說通知他叔父，又慮老年紀的人受不了這樣的急，也於樹生無益。若說由着樹生，似他這樣忽明忽昧的心境行爲，却又如何得了？想來想去不覺有些後悔當初不該冒然北來。不過事已至此，說不得只好硬起頭皮子來慢慢的哄着他南歸罷。樹生看見幼枝靜默了，只道他也不願陪自己了。但是心裏却急得要飛，決心穿起外套來自己獨自去找。

幼枝趕快起來道，「我恐怕你有病的人禁不起勞累，所以說歇歇，既是你要去，我們就去罷。」

於是兩人仍舊出來，在西關外大街挨着人家打聽也毫無消息。後來索性在街旁的小巷裏探問，還是不得要領。走來走去看看天色晚了，漸七的刮起西北風來。地下的灰塵撲面吹來，兩個人的鼻子上眼角裏都黑了。幼枝又冷又餓，便催着樹生回去。樹生看這情形也實是無法尋找了。心中失望之極，不覺抓着幼枝的手，淒然說道，

「大哥！阿毛真的無法找了！」

幼枝聽他聲音低沈悲弱，見他黑黃的臉上，閃着可憐的一雙眼，幾滴酸淚已然迸出來，落在襟前。不覺心裏也是一陣悲憐，便道，

「老弟，你莫心焦。左邊還有一條巷沒有去。我們且進去打聽了再說。」

一邊便拉着樹生走進來。問了幾家還是無下落。這時前面有一個信差夾了一大包信件從一家門裏出來，他看見幼枝二人徬徨歧路側，問他們是找誰的。幼枝便告訴了他。

他笑道，哦是了。你二位先生在這裏那能找出姓馮的來，姓馮的原住在過去的第三個胡同裏二十五號。現在搬回北京去了。」

幼枝只恐有誤，便道，「你準知道是那個姓馮的？」

他道，「那姓馮的不是在這電報局作事嗎？他的太太是北京娶來的。家裏人不多。小公母兩個，一個老媽子。那老媽子年紀很輕，說話是南方口音。是不是？」

樹生大喜道，「是的，是的，你且說下去。」

那郵差看見自己說對了，不覺得得意道，「只凡在這裏住的，沒有一家不寫信，我就

沒有一家不知道。馮家老早就搬走了，臨走的時候還在門前貼了一張條子說是如有馮光甫信件，請轉寄北京椿樹胡同六號。你先生不信只管看去。」

幼枝聽了只得暗暗叫苦。這時風愈發吹得大起來。

樹生道，「大哥，我們回去罷。先到旅館裏去歇一夜。明天再趕上北京去。」

幼枝答應了。次日趕到北京，正值天氣陰沈，飄着一團團的鵝毛雪。樹生因北京的道路素日熟習，便叫幼枝照顧行李下了正陽旅館。自己一人冒雪到椿樹胡同去，好節省光陰。幼枝便依了他的話搬到旅館來，忙亂得漱洗休息，歇了許久，樹生却回來了。幼枝見他哭喪着一張臉知道是又無下落。便問道，

「怎的又失望了麼？」

樹生深攢着眉毛，長嘆道，「我的心越急，人越遠。差不多也算「上窮碧天下落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

幼枝道，「你找那一家了麼？」樹生道，「怎的沒有找？那家就是齊小姐家，我去

一問就問着了。他們告我姓馮的到北京來，只算是姑爺帶着小姐回門。但姑爺是蘇州人，已經回蘇州去了，新夫婦回家還要掃墓，會親，我問起阿毛來，她是也跟他們去了。不過聽說到了蘇州之後，不一定還要他去，大哥，你想，這樣追蹤的找她徧生總相差一步，這不是天緣絕了麼？」

樹生說了悶悶的垂着頭，幼枝心下一動便想藉天緣已絕的縫兒切切實實的勸導他一番。於是從頭到尾說了不少的話。

樹生慨然道，「大哥說的也不爲無理。我也知道大哥爲我奔馳得够苦了。好在道蘇州是南下的路大哥可以順便回家去。我一人去找她。找得着固好，找不着，我便萍蹤浪迹四海飄流，到一時說一時罷。」

說訖枝見他說的傷心，頹然的坐在椅子上，帽子都還未脫，帽簷上的雪經屋內的暖氣。蘇州都化出一片小水珠兒了，便替樹生將帽子取下來。又看見他臉上鼻上凍得通紅。但是正因不像上海那樣繁華地既洗面。兩人又胡亂吃了些東西。彼此都悶的看着窗外雪花

缺171-172页

一個水網子網起來了的一般。蘇州城全讓縱橫的小河道給貫串起來。一路行去，無處不可以看見灣灣的水，泛出淺碧色在緩緩的流着，無處不可以看見接連街道的橋。所以一個蘇州單憑這一點便是個玲瓏剔透的地方。比起意大利的威尼斯以船爲橋，接渡街上的行人，還要風韻得多。蘇州的女郎坐在這種大水鄉裏，無怪乎吳儂嬌小一個個的出脫得都像水葱兒了。但是樹生雖也走在這種街上，却當然的無心觀覽。

幼枝搭訕着道，「樹生。你看這街道。現在過了新式的馬路，到了老式的中國街了。你看雖是這樣窄，却不像我們家鄉的街道那樣髒。你看這街面居然也是中間凸起了些來像馬路似的，你看他們却歡喜用碎石片的直插在地上來鋪成街道，倒也別致有趣。：你聽聽這些店裏的女人都作店夥的事，他們的聲音又多麼輕脆悠揚呀！」

樹生只是唯唯諾諾的。幼枝也漸漸找不出話來了。不多時已經快到虎丘。經過李文忠的祠堂又度一座小石橋。樹生在橋上看見橋下寒波無聲，悠悠而逝，那橋旁十餘步的水邊，却有個婦人蹲着浣衣，不覺感念昔情一陣心痛。幼枝却已前行了十幾步站着在等

他。樹生惘惘的隨着走來不覺已到虎丘之下。

虎丘前面只是一座大廟的山門，已經陳舊難看。樹生也依着幼枝的指點，仰起臉來看了看那斷梁古蹟。隨又進去走了一程山道，經過了憨泉，試劍石，真娘墓，沒幾步便看見一片廣大斜平的石基。這便是生公說法的千人石。樹生癡立一晌，摩挲了那矗立的經幢，又走過去看了看劍池。却也只一泓靜水冷冷的映得那陡峭的石壁陰森蕭瑟。

幼枝道，「我們上去看看塔罷。」

樹生也跟了去。這時正值隆冬，山上道旁的草木皆已枯萎。一座荒塔斜斜的伸在冷清清的天裏孤立着。除了間或有兩個棲在塔縫裏的寒鴉飛出來飛進去之外，甚麼也沒有。幼枝心裏倒還歡喜這荒涼蕭遠的風景，却又怕樹生發呆，便說道，

「我倒忘了。冷香閣遠對江山，底下又是不少的梅樹。現在已開花，我們爲甚麼不到那裏去吃杯茶？」

說着便拉樹生繞下了路，進了上冷香閣的石階。到得閣上，遠望吳越諸山，岡巒起

伏一串兒的橫在江外，將天和水分得清清楚楚。天上空空闊闊的泛出些灰沈色采，襯着江裏一兩葉船帆也是黯淡的，遲遲在江心向遠移去。閣上游人也不算少，都在吃茶，嚼豆兒。閣下一片山地都是梅花，已然開了好些。時時有一陣甜甜的澹香飄到閣上來。樹生對着梅樹却又想起秦家桂花來。愈想愈遠，想到阿毛走了，房屋不保，桂樹那便獨全。也許蠻人斫了當柴燒了。

幼枝見他拈了一粒青豆，不往口裏送却默然不語，便道，「老弟，你覺得累麼？」樹生瞿然答道，「不累，大哥。」

幼枝心下想着此刻回旅館，樹生難免是無聊，不如邀他們酒館裏吃晚飯去。等到精神一乏，便可納頭而臥。所以歇了一晌，便拉樹生到一條繁盛街上。一家酒樓叫了些酒菜。蘇州的烹調頗多俊味，樹生久已不嘗好東西了，這次倒吃得很痛快。待得回到旅館已是很晚。兩個人在燈下閑躺着說話。不多時便有公安局查夜的拿了簿子沿房間查來。查到樹生房裏見人數和姓名來歷都無差訛，照例的又都走了。兩人又談談說說，便安安

穩穩的睡了一覺。

次日起來盥嗽已畢，樹生和幼枝都斜倚在靠街的洋臺門上，閑看街市風景。茶房進來問可要些早點。樹生忽然想起蘇州的茶點很好，便叫茶房去買了一品蒸包來。那包子作得十分靈巧，有的是水晶紅綠綠的餡子有的是蓮絨，或豆沙的餡子，蒸得又小又鬆。

樹生笑道，「倒小得有趣。」幼枝也幫着笑。

樹生道，「今天我們快些吃。吃了就去尋阿毛去。昨天一天全耽擱了。……」

話還未完，忽聽門外一陣敲門聲如同急雨一般的下來。幼枝一聽心裏惱怒甚麼人這樣無禮，便厲聲問道，

「誰？」

門外聲音更大道，「開門！開門！查旅館的。」

幼枝將門一開不覺呆了。原來除旅館帳房茶房之外還有十幾個荷槍的健兒，黑壓壓的都擠在外面。

那爲首的一個操着南京官話問道，「你們那一位是唐樹生……」

其中一個便是昨夜查詢的，趕忙指着樹生道，「是他！」

樹生此時驚定了神，倒不惶遽，便說道，「我就是唐樹生，諸位有何見教？」

這裏只把個幼枝給嚇癡了。問道，「貴局長是那一位？」

那人一面催促着樹生走，一面也不許幼枝漏網，聽見幼枝這樣問，便惡很七的將手指門上的公安局布告道，「你眼睛不管事嗎？」

幼枝忍氣一看局長正是劉少樸。心下非常奇怪，見衆人已簇擁樹生下了樓，便一齊跟來問道，「樹生你認識這個劉少樸嗎？」

樹生猛聽此三字不覺歎道，「哦劉少樸！他是我的老朋友。我看他要將我怎樣？」

當時一陣汽車早擁到公安局。竟不容分說將樹生上了手拷，先送到別處。只剩下幼枝一人在一間冷屋裏。門外有兩個武裝同志守着。等過了下午二時一刻了，還無動靜。又歇了半點鐘，纔見一個人來說道，「沒有你的甚麼事了，你取保回去罷。」

幼枝平白的受了半天監禁，也知無理可講，但是要取保一層可給難住了。便說道，我單身一人在此地玩，你讓我上那裏取保呢？這樣不明不白的，你倒不如把你們那局長叫出來，我請教請教他！」那人道，「你別在這裏擺架子呀！」

幼枝道，「胡說，誰和你這班人作見識。你再去問明白了你的甚麼局長再說罷，」那人氣忿忿的走了，一直到下午五時還無消息。幼枝又後悔不該發脾氣，倒惹得誤了營救……，一時心下急得恨不得飛了出去。便走到門口，很客氣的對守兵笑道，「喂，老哥！請你們把一位去問問事兒完了沒有，好不好，也省得你們兩位在外面受冷，謝謝你。」

那二位健兒搖搖頭也不言語。幼枝又待啓齒。忽聽前面一聲喚道，「幼枝老哥嗎？」幼枝抬眼一看不覺喜出望外，連忙答應是的是的。原來却是去年同事的王嘯樓。

王嘯樓很詫異的走過來說道，「怎麼幼枝兄會到這裏來？」

幼枝只得約略說了方纔的情形，託嘯樓設法。嘯樓進去問了一問，便出來叫衛兵走

了。幼枝方得恢復自由，趁勢和嘯樓詳細說了一番，纔知嘯樓在此處當科長，便要求嘯樓想法見見樹生。所以嘯樓和幼枝一齊到拘留室裏來。

幼枝一看那拘留室只是一大間暗房。房裏長七短八的擺了些破木凳子。裏面人全坐滿了。氣味非常惡劣。又兼地下發出一種壞味來，格外的使人聞之作嘔。幼枝因有嘯樓帶着，纔得守吏通融，進去尋樹生。見到樹生却在屋角立着，周圍全是下級社會的人，簡直無隙地可坐。幼枝只可勉強安慰他。

樹生淡笑道，「公安局長是我的情敵。想不到今日倒了楣和他狹路相逢。大哥能救就多送點禮。不能救也就罷了罷。」

幼枝趕快出來，和嘯樓商量，想求嘯樓設法快將樹生換到一個優待室裏，以防萬一樹生病勢再發。嘯樓却現出難色來。想了半天，說道，

「你先到旅館去，我在局裏打聽點確實消息再到你那裏去，定妥辦法好麼？」

幼枝無法，只可應了，千託萬託而去。到得夜裏十一點多鐘，王嘯樓果然來了。

嘯樓一進門便道，「這事可覺得非常棘手了。我在局長那裏探了口氣，竟是一點鬆動沒有。不但沒有鬆動，而且說這位唐樹翁，是北政府的官僚政蠹，專門爲虎作倀，替軍閥荼毒平民。現在既落法網，少不得要清查以往弊端，和所搜括的逆產。局裏有各旅館每天的旅客簿子。局長皆是親自過目，所以昨日夜半，局長已經特別下了手諭單單拿他。現在連他受苦不受苦都不敢保，那裏就能移到優待室？」

幼枝不覺沒了主意，想了一想對嘯樓將劉唐二人以前的事說了。並且將樹生如何和鄧瑜離婚，如何得了精神病一一說明，請嘯樓設法託個和局長親信的人將這一番意思，懇求諒解。

嘯樓聽了低聲道，「幼枝老哥，你這邊來坐……」幼枝便移近嘯樓身旁。

嘯樓附耳道，「現在借着名義請財神的多啦。這位劉局長的來源你大約不知道。那劉軍長是他的叔丈。現在駐防地方的胡師長也是劉軍長的親信部下。局長有了這兩位硬靠山，甚麼不好作？而且簡直能替他們作呢！要想切實救他只有雙方設法。儘求局長也

未見得能急切辦好。」

幼枝道，「那絕對遵命。現在費心老哥在局裏替我打點打點。只要樹生不太受難堪，我便感同身受。當然對於局裏幫忙的諸位，也不敢空言相謝。」

於是幼枝囑樓又仔細商量了好久纔行別去。

幼枝自此起每天又忙着上公安局去看樹生，又要忙着打點銀錢，又要忙着會師部和局裏的要人，真是忙得頭發昏。眼看一個禮拜過去了。可憐樹生已經黃瘦得不成樣子。總算囑樓特別賣力氣，纔得了局長的命令，轉到優待室去。那優待室正是幼枝被拘的屋子？既沒有火盆又沒有褥子。幼枝極力設法，纔得了通融。又看樹生頭髮鬍子長得亂七八糟，叫了個理髮匠人替他整整容，纔顯得清爽一點。

幼枝看無人在旁便低聲安慰樹生道，「老弟莫要焦心。白龍魚服之困也是無法。再歇一二日就可保釋了。」

樹生聽了，也不怎的，只是一味的淡笑。幼枝心裏惦記了囑樓的約會，匆匆的又到

嘯樓那科裏來。聽說一兩天就可釋放不覺喜上眉梢。此時大小手續俱經一一辦清。歇了兩日仍是不見分曉，幼枝又覺狐疑。第三天絕早跑到嘯樓公館裏，嘯樓已經到局了。幼枝也趕到局裏來。嘯樓臉上訕訕的道，「局裏昨夜就將樹翁釋放了。因為是師部保釋的，所以仍然送到師部去了。」

幼枝一聽，立時又氣又悲，氣的是十晝夜的焦勞，八萬元的現款只落得將樹生從公安局移到師部，悲的是樹生羈押之苦又不知要延到幾時。怔怔的半天也說不出話來。嘯樓見他如此也自覺難為情，勉强的笑着說道，「我們等一會兒到師部去接他罷。」

幼枝將嘯樓拉到那間所謂的優待室裏，看看左右無人，沈着臉向他說道，

「嘯樓老哥，這件事既然忽然變了卦，以我小弟愚見樹生未必就出來得了。但願我猜的我說的都是混心思混蛋話。如果不幸我猜的對了，這件事你老哥想想，我可怎麼好？說起來呢，原是樹生病了，急於在要他出來，又因我和老哥，老同事，自家人可以講交情，所以纔取這種通融人情的辦法。若是打氣官話來，唐樹生果然是貪官污吏軍閥走

狗，無論他怎樣罪狀滔天，也應該受國法的裁判。公安局拿了他，應該立刻送到司法衙門去，爲甚麼要和軍界勾通？我不該行賄賂，我有我的罪。唐樹生也不該作了貪官污吏。我現在就到地方法院告狀自首，今夜搭快車到上海求新申幾家報館登一個詳述經過廣告，看看社會上怎樣說。唐樹生該斬，該絞，該槍斃，讓他明正典刑好了。我不到師部了。你們愛怎樣便怎樣，若是你們覺得我也該抓，索性一齊抓去，我也免除了保護樹生的責任，也省了將來我沒有臉見唐家的人！」

嘯樓恥得臉上通紅，便也發急道，「幼枝老哥你不要誤會。我也實在不知；怎的變了。大約總不至有危險。我要知道，我是混蛋！」

幼枝沈默不語，歇了一忽兒，將嘯樓拉着正色說道，

「大家都是場面上人。誰敢保誰就一生倒楣，一生富貴。我想勸勸劉局長稍留一些後日見面的情分。這次送到師部不用說，還要討價錢。我的意思是也可量力孝敬一些人財兩交，不許再有周折。我只在旅館等一夜，再作話說。」說着拿起帽子便走了。

上午，王嘯樓跑了來。後面還隨了一個人，幼枝認得是師部的參謀長。那參謀長首先說了許多客氣話。他說樹生現在住在他的屋裏，起居非弟舒適。本來就可陪了樹生回來，只因上面來了命令，無法再等兩天罷。幼枝也敷衍着，完了，却仔細和他們磋商條件。談到夜深，方纔散去。

幼枝又於次日開始籌款。等了幾天，款子撥到。幼枝先請王嘯樓等幾個幹旋的人吃了一頓晚飯。又極力變了態度，懇求他們切實幫忙。第二天幼枝坐了汽車將樹生接了回來，

樹生在師部裏，頭一天就受了凍，身上發冷熱。此時幼枝將他扶入旅館的房間，讓他睡了下去。仔細看他面上，較之在公安局的時候更加蒼白，那張臉簡直就是一層薄皮包了骨頭。便叫樹生暫且安心休息。自去打聽王嘯樓，蘇州那個醫生高明些，趕緊就請了來。幼枝自己替他將藥熬了。樹生服了下去，果然靜正的睡了一下。到傍晚時又服第二次，夜裏倒也平靜。次夜却又利害些。如此不覺又是三天過去了。

第四天夜裏，樹生身上熱度又增高起來。手心飛燙，臉上通紅。幼枝已經精疲力盡，沒奈何挨近他坐下，問他可要喝水。樹生睜起眼來搖搖頭，但是嘴皮動了一動。幼枝湊近問他說甚麼。樹生又說了一句。無奈聲音太小幼枝還未聽到。樹生心裏着急掙出一聲道「要坐」。

幼枝只得扶他坐了起來，將四個枕頭，墊住了腰，斜七的躺着。坐了一歇樹生沈沈睡去，幼枝輕輕摸七他的額頭熱度却減了不少。正待自己上床去睡，樹生又醒了。幼枝問他怎的。他將手指指燈。幼枝會意，便找了一塊綠綢將燈泡兒包上了。

樹生輕輕歎了一口氣道。「大哥，太累你了。……」幼枝勉強笑道，「老弟不要說話勞神。」

樹生神氣却轉清楚，慢慢向幼枝道，「萬事都不可惜。只是耽誤了這半個月，阿毛又許早走了。我但願尋着了她，那怕讓我說幾句話就死了，我也算說明了我的心，那我就死而不怨。」

幼枝撫着他的肩說道，「樹生你只安心養病罷。不要想這些。你就令見了阿毛，也決不能滿足。天下事都是這山看見那山高。」

樹生只搖搖頭，無氣力的道，「我一天活着，便一天要去尋她……」

幼枝就不言語了，看着樹生却喃七的還連說「尋他……尋他，」漸漸也又睡去了。

光陰挨到了第五天。樹生白日裏神氣又清楚一點。幼枝稍爲放心便走出旅館外邊來散七。只見街上行人紛紛往來，手上多有提了年貨的。猛然想起今天正是夏曆臘月二十四日，所謂的小除。幼枝不由念到病夫羈旅，只覺萬感蒼茫，幾乎要悶出淚來。一人也再懶得行走，又轉回房間裏來。茶房已經端了藥給樹生吃完了。

樹生獨自靠在枕上，見幼枝來了以手示意讓他坐在床沿。幼枝坐下，樹生靜七「看了許久，不覺弔下淚來。引得幼枝也不免鼻子酸了，問道，「老弟，你想說甚麼呢？」

樹生道，「我只想我的路走不回來了。要想走回來除是和阿毛那樣純樸的人同在一起，漸七的將我的洗惡痕洗滌了。……」

說着氣又接不上了。幼枝要倒杯水給他。樹生搖搖手，歎一忽兒說道，

「但是尋不着他，也是枉然。也許我一世不會再見他了。不過無論如何，總請：」

樹生將兩眼看定了幼枝複說道，「總請大哥費心一定要尋着她。我本想要拿些錢和她享福。但是這大錯了。我作官得來的錢不配拿給她。我的財產請大哥費心拿去辦些社會事業罷。阿毛他也決不要我的錢。可憐她因為愛我，纔不要我的錢，那裏知道我的錢不配她用呢。……若是她境况艱窘得很，大哥，你拿你的錢給她些，作作好事罷。」

「樹生說了許多話早已喘作一團。幼枝只得含糊答應，哄他躺下。不一刻樹生醒來，還是哺七的要尋阿毛。把幼枝全聽膩了。好容易到了夜裏，樹生昏七睡去。剩下幼枝一人，靜坐了對着燈暗暗打算，樹生病勢越來越重，長此不告他家終非善策。他家對自己固然沒有甚麼不放心，不過自己總要弄清手續。不要儘顧怕他老叔急死，延遲時日，到了最終反落不好。幼枝想得散了神，更不要睡，便提筆來寫快信。剛七寫了一張信紙，忽然聽得樹生在床上悽然的叫了一聲，又細又長。嚇得趕快回過頭來一看，樹生正坐

了起來，睜起兩個眼睛直看着門。

幼枝趕快放下筆跑過去拍着樹生的肩，連問怎的。這時樹生頭上熱得如同紅炭一般，聽到幼枝問他，纔似乎復返知覺，雙手一下使勁的抓住幼枝道，「你是誰？」

幼枝見他那瘦臉上雖然熱得飛紅，映在暗綠的燈光下却是灰紫色。兩隻窪下去的眼睛圓睜起來，又大又沒有神采，嘴唇通熱焦了。那神氣簡直像個僵屍。不由得心裏有些害怕，便答道，

「老弟，是我，幼枝」

樹生立刻緊緊撲過幼枝來道，「大哥，你不要走開！……」

又直直的看着門囁嚅道，「岳父！你太可憐了！」

幼枝急得道，「樹生，樹生你怎的了？」

樹生道，「那門口站的不是岳父麼？你看他手上的呂宋烟！他拿呂宋烟燒我！……」說着便將頭倒在幼枝肩上痛哭來。幼枝又急又怕，一句話也沒有了。樹生一忽兒又

抬起頭來向着門說道，「我悔極了！你許我走回來了麼？……？真的？」

話還未了，却笑起來。幼枝被那慘弱的笑聲，刺得毛骨皆悚，樹生又平靜了一些。不過那頭却越來越熱。

他的目光移到對面的桌子上來，痴痴的凝住了神。他伸起右邊一隻枯蠟的手，指着道，「你看這燈光多融和，多幽靜。又是這麼光的地板。華而滋，華而滋！……」

幼枝此時急得已經一身是汗，忍住咬牙大聲道，「那是桌面子！」

樹生瞿然轉過頭來，癡看着幼枝，幼枝見他額上全是大汗珠，眼神漸漸不對了，只駭得渾身亂戰。

忽見樹生精神又振奮起來，勉力撑起乾咽的喉嚨道，「大哥，你一定要尋着阿……」
舌頭到此已不能轉動。眼已定，手已鬆開。身子斜傾了下去。

幼枝的腿軟得不能移動，不知幾時，神經回復，除却酸淚不自主的向下傾瀉之外，
意不知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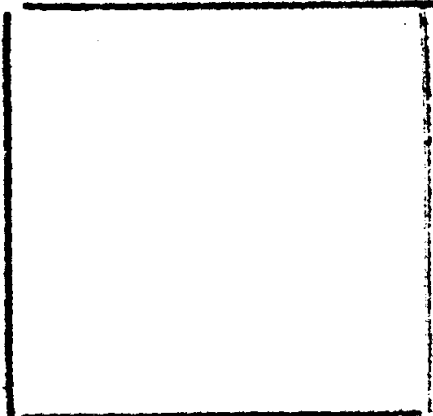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廿日發行

隱刑下冊實價一元

(外埠酌加寄費)

隱刑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臧公

出版者 京津出版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天德里十二號

發行人 馬鳴銓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十二號路

京津出版社

分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文興書局